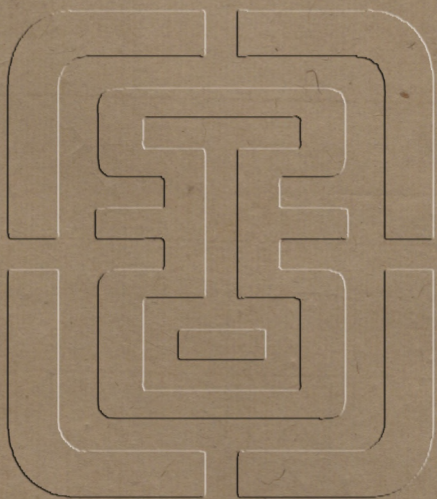


8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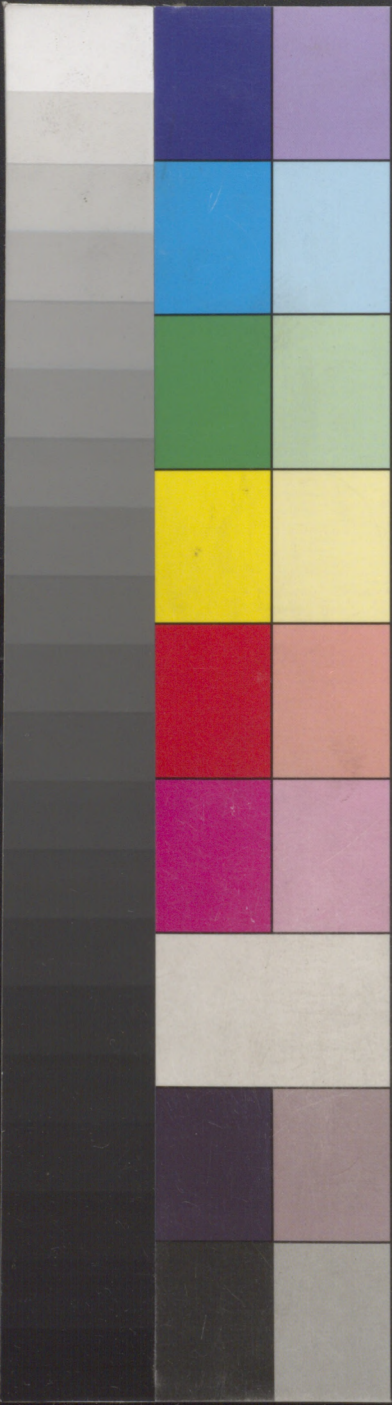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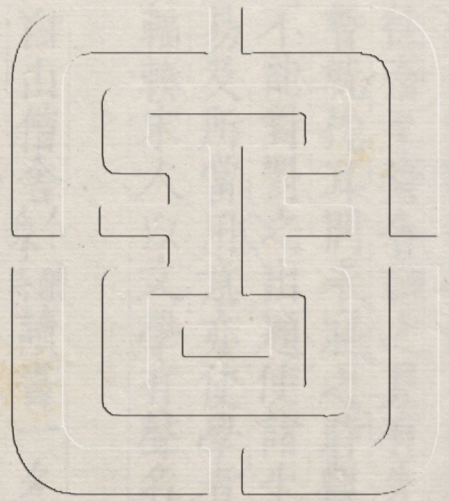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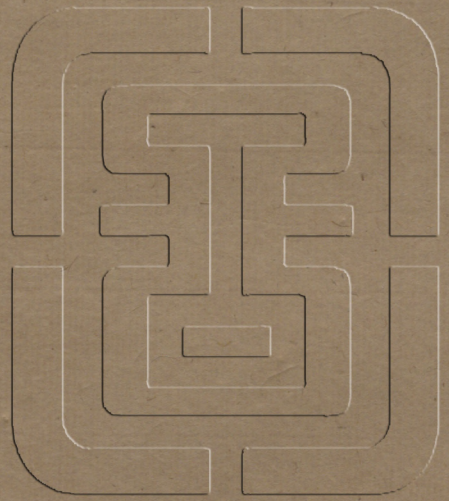
范文正公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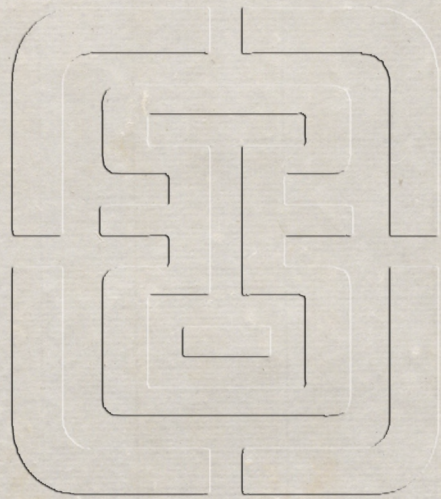
八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一

公丁母憂寓居南都晏丞相殊請掌府學公常宿學中
訓督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
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調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
給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妄對
則取書問之不能對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
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
四方從學者輻輳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
多其所教也

公在淄州長白山僧舍

今

醴

讀書一夕見白鼠入穴中

探之乃銀一甕遂密掩覆後公貴顯寺僧修造遣人欲
求於公但以空書復之初僧怏然失所望及開緘使於

其處取此藏僧如公言果得白銀一甕今人往往談此事

公遣子堯夫到姑蘇般麥五伯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此歸無可謀者堯夫以所載舟麥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久之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公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朱氏諸兄弟皆公爲墓之歲別爲饗祭朱氏子弟以公蔭得補官者三人

公既貴常以儉約率家人且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蚤世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公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歸吾家當火於庭

公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斂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公自政府出歸焚黃搜外庫惟有緡三千疋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

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公與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視之謂公曰某常遇異人得變水銀為白金術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并藥贈公公不納強之乃受未嘗啓封後其子宋長公教之義均子弟及家登第乃以所封藥并其術還之

公為人作銘文未嘗受遺後作范忠獻銘其子欲以金帛謝拒之乃獻以所畜書畫公悉不收獨留道德經而還戒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寶其竊以為宗家惜之母為人得也

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慶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過南陽道過特

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稱門生將別授詩云曾入

黃扉陪國論却來絳帳受師資之句聞者皆歎伏

有守饒州日有書生甚貧自言平生未嘗一飽時盛行

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為具紙墨打千本

使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時語曰有客

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

夕雷轟薦福碑向使不擊碎書生享用其有窮乎於此

益知吉慶避者非吉慶避之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

慶會也讚曰淑慝以類吉凶在人譬如儀鳳不棲棘荆

虺蜴之窟豈產珠玕冰雪凝沍寒谷不春一氣所感當

識其因韓魏公客有郭注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公以

待兒與之未及門而注死

公爲吏部員外郎出守時及官歷二府以至于薨凡十年不增一人未嘗易也

公言幕府賓客可爲已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爲我敬之爲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公守越戶曹孫居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之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一絕句戒其吏曰閔津但以吾詩示之詩云十口相將泛巨川來時暖熱去凄然閔津若要知名姓定是孤兒寡婦船

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經數人乃管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州將出殯近郊贈斂棺槨皆未具憮然即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公守杭州蘇鱗爲屬縣巡檢城中兵官往往獲薦書獨鱗在外邑未見收錄因公事入府獻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

公過淮境遇風賦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其濟險固得之心未嘗忘也

公守桐廬郡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自爲記以示南豐李泰伯泰伯讀之三嘆起而言曰某妄意輒改易一字公矍然扣之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博而德字承之乃似碌碌擬換作風字如何公疑坐頷首殆欲下拜

公守饒州創慶朔堂旣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

自裁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只托春風管
幹來舊州治有石刻

公與韓魏公爲經略安撫招討副使約公進兵公曰當
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尹洙歎曰公於此乃
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夫凡用兵當先置勝敗於度外
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公曰大軍一動
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其未見其可魏公舉兵入界
次好水以全師陷沒魏公遽還至半途陣亡父兄妻子
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哭曰汝昔從招
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汝魂識能從招討歸乎哀慟
聲動天地魏公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公聞而
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公尹京日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其罪
疏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仍戒其子曰我上疏
言斥君側小人必得罪以死我旣死汝輩勿復仕宦但
於墳側教授爲業疏奏嘉納其言罷黜內侍公知慶州
兼經略招討使未幾賊兵三萬叩城公麾兵血戰賊奔
西北遂戒諸將無追奔旣而果有伏兵又奪爲大順城
久之世衡不利於定川公晝夜爲領兵援初閉輔人心
搖動及見公耀兵號令嚴兵威震戎落人心遂安相賀
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爲長城吾屬何憂

公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
公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若以此意待天下士
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公言息盜賊誅奸雄浩然無憂乃所以爲身謀若未能如是雖州里不可保七尺之軀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公在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公以爲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之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旣不取於山澤及商賈湏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公爲參知政事日兗州守梁適乞以廂兵代廂戶又裁減人數是時章得象爲宰相執政欲從梁適之請獨公云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而此人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尋有中書劄子令差足人數當時天下無賢不

肖莫不稱之

公爲參知政事日歐陽脩余靖蔡襄王素爲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介執政從之公獨曰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脩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公與韓魏公富彥國慶曆中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爲已也

慶曆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公與富鄭公韓魏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脩紀綱而小人權倖

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回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慚恨涕泣而去上嘗諭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

公與相國韓公爲西帥狄武襄青隸其節下爲人器度深遠咸竒之曰此國器也公嘗以左氏春秋授狄武襄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乃匹夫之勇青於是晚節益喜書史旣明見時事成敗尤好節義公與韓公杜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

以沮軍事非公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瓮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公怒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朋黨者其論議之際盖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亦罷

公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而陰薦韓忠獻公億可用文正旣既仁宗以諭公公曰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托於人遂除參知政事

公與韓琦自陝而來朝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白道中得之公撫股謂韓公曰爲此恠鬼輩壞之也

韓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其後果然

公慶曆中與富弼韓琦杜衍章得象賈昌朝晏殊同時執政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徂徠先生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其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衆賢謂衍等大奸斥竦也詩且出泰山先生見之曰子禍始於此矣先生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

吳遵路丁母喪廬墓側蔬食終制既歿家無長物公分俸調其家

錢尚書適為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

在書齋中窺見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他處後進必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彭公曰昔范希文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為政以名教厚風俗敦尚風義為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弟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効可以為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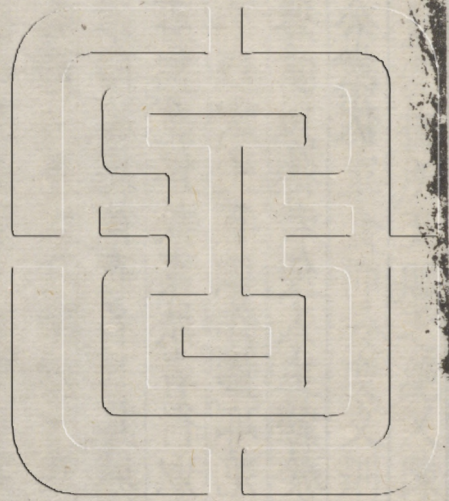
公知慶州日有人以碑銘托公者公為譏述夤緣及一貴人陰事一夜夢貴人告曰某此事實有之然未有人知者今因公之文暴露矣願公易之公夢中謝曰隱公此事則某人當受惡名公實有此我非誣人者不可改也貴人即以語公曰公若不改當奪公子公曰死生命也未幾次子純仁病既而又夢貴人曰公子我豈能奪

今告公爲我改之公子安矣卒不改公之剛正是可見也

公爲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賑乏絕又陳八事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降於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千萬人則百萬緡矣至七十歲乃放停且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懷土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淪謝羸老者歸復何托是未停之前大蠹國計廢之之後復傷物情咸平中揀鄉兵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於四野祥符中選退冗兵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鑒也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與本鄉州軍

別立就糧指揮至彼有田園骨肉者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矣

神文時慶曆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平日久守令或有棄城而出者請論如法公叅預大政爭以爲不可今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其城壁非如邊塞難責城守神文睿德寬仁故棄城者得以減死論旣退鄭公忽謂文正公曰六丈當欲作佛耶范公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不得容矣鄭公歎伏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二

公用人多取氣節闊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之徒皆
 深所厚者為帥府辟置多謫藉未牽叙人或以問公公
 曰人之有材能無瑕類者自應用於宰相惟實有可用
 不幸陷於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為廢人世咸多公
 此意凡軍伍以雜犯降黜者皆改刺龍騎軍石林燕語
 韓魏公章得象在中書時方天下多弊事且有西鄙之
 患每與希文彥國以文字至兩府章公輒閉目不荅彥
 國憤惋欲悖之希文惜大體不許也魏公別錄

公常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
 下之材當思近己之好惡而自不知也能用度外人然
 後能周大事沈括筆談

公與韓魏公召爲樞密副使天下聞之士大夫皆酌酒相賀曰上用韓某范某非惟社稷幸乃天下生民之幸公知開封府明敏通決照事若神每上殿奏事多陳治亂以開人主歷詆大臣不法者

長編

慶曆二年仁宗以涇原傷夷欲令范某與文潞公對易遣內侍王懷德喻旨公謝曰涇原地重臣恐不足以獨當願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一則夷夏相安事不亟易二則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可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以率涇原之師以相應援三則通脩環州鎮戎諸砦藉此兩路事力必能速有成功四則臣與韓琦日夜建議選練兵士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

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朝廷皆從其請

實錄

公言沿邊逐寨雖有險固只有三二百人何以施爲又城池中多無井水若不量事勢但令堅守徒陷一城軍民性命自挫軍威無益邊事其在環慶路相度二十三寨內有美泥厓泥大拔城等小砦但只量兵士差百十人把截道路如探得賊馬大段入寇便令歸側近大城砦內一處防守所貴不致枉陷軍民人心遂安

奏議

慶曆二年南郊赦書應因公事受到諸處行軍司馬副使司士文學叅軍仰逐處並具到任月日負犯因依分折聞奏候到令刑部子細勘會元犯因依申奏委中書

門下別取進止者公因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
終身不齒獸窮則變人窮則詐古人之所慎也况今邊
事未寧尤宜使過欲乞朝廷催促逐處依赦文分析聞
奏乞差近上臣寮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作等第又
委長吏密切體量五件人或材質或有節行亦具申
奏所貴負犯之人各期自新不懷幽憤唐張說薦負犯
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於死者必舍生而報恩
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耻古猶今也乞朝廷留意寶錄
元昊寇鎮戎軍葛懷敏入保定川砦涇原鈐轄曹英又
敗於砦之東北隅懷敏所部人奔駭懷敏為衆所擁幾
躁踐死輿至瓮城乃蘇賊遂圍城懷敏與諸將謀赴鎮
戎軍賊斷其歸路與諸將皆遇害賊遂長驅至渭州初

懷敏之除鄙延也范仲淹言其不知兵而又怯懦不可

用遂徙涇原卒敗事東都事畧

張亢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砦而麟府之路始
通亢復奏以所通特一逕請更築並邊諸柵以安河外
議未下會契丹渝盟徙知瀛州遷果州團練使夏人與
契丹戰河外范公宣撫河東因奏使亢知代州就令摠
前議增築事不閱月諸砦成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
卒萬人張亢本傳

公薦舉處士有徐復履尚高潔衍卦氣之法公過潤州
問復以衍卦占之今夷無動乎復為占西邊用兵日月
無少差又有郭京者好言兵公數薦之由是二人同召

東都事畧

四十六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三

三

列

張俞上言謂今能詭制北虜散其陰謀使與叛醜疑貳
有結國家之心間誘西涼羣夷勿與賊結則虜首可得
而天下定矣范仲淹以諫爭而遭擯斥若外狗物望內
惟邦本宜委重柄而授之苟能行此是謂失之東隅收
之棄榆也呂夷簡甚重其言

張俞傳

公以西賊攻塞門砦其寨城池未備兵甲又少部署司
不與救應砦主高延德為賊所擒後放歸漢界遂配遠
方公言漢家將率有數人陷在賊庭俱是苦戰力屈為
賊所擒即非背叛如朝廷貸高延德被以寬恩仍與近
邊任使使陷蕃將率聞之必願吳賊歸順望再見其家
或即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如朝廷責其不死來者遠
竄其陷蕃將率更無歸路必懷怨望其中或有助賊為

孽其患不細昔漢中行說傳公主入匈奴說不欲行怨
漢乃教單于大為漢患此人情之可見也乞朝廷留意
康定元年九月辛未公以任福等出師攻賊白豹城破
之冬十一月又出師出歸娘谷與夏人戰大敗之

西夏本末

公以孫明復居泰山之陽著春秋尊王發微得經之本
義為多學者皆以弟子事之公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

廷召拜國子監直講

東都事畧

韓魏公與公在兵間最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
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范初京師歲遣戍兵脆懦不習
勞苦賊常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土
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
乞建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又建請於鄜延渭

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爲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爲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隰則平夏兵素弱必不能支我下視與靈穴中免耳章旣上遂與范公定謀益堅而元昊知不可敵歛兵不敢近塞矣東都事畧

石水川之失利韓魏公降知秦州公亦以檀咎元昊書降知耀州王堯臣言此兩人天下之選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明年葛懷敏敗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公自將慶州兵捍賊賊始引去仁宗思其言乃以魏公與公爲招討使堯臣曰陛下復用韓某范某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仁宗以爲然從之九朝通畧

仁宗嘗語張士遜曰人言仲淹嘗欲乞廢朕朕但未見其章疏耳士遜曰陛下旣未見其章疏不可以空言加罪望陛下訪之積十數請仁宗曰竟未之見也然爲朕言之多矣士遜力爲辯其不然仁宗意乃解其後士遜歸老啟國于鄧范公適守鄧州士遜還鄉范公置酒高會明日士遜復置會揮金甚盛時人榮之張鄧公傳

韓魏公曰呂申公以進賢自佐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門獨范公歐公尹公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也魏公錄別

原州屬羌明珠滅威二族兵數萬與元昊隔絕隣道公聞涇原欲議討之公奏言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

嵩已嘗喪師平時猶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爲表裏南

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宜因元昊別路大入之際即并兵北取細腰蘆泉爲堡鄣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矣而環州鎮戎等處徑道通徹可以忘憂矣後二歲遂築細腰葫蘆諸砦屬羗歸服

長編

慶曆五年三月歐陽公上疏言公與杜公富公不當罷其略曰昔年范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奸臣誣以朋黨尤難辯明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辯也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今范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羗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

長編

慶曆四年八月辛卯初命叅政賈昌朝領天下農田范仲淹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公建議請以三司

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院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臣願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以爲不可久之乃降是命

九朝通畧

慶曆元年春正月朝廷旣用韓琦所畫攻策先戒師期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內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賊界春煖則馬瘦人飢其勢易制及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他虞又言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朝廷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未行討伐容臣示以恩信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其要害而據之屯兵營田作持久之

計如此則茶山橫山蕃漢人戶可以招降則是去西賊之一辭也戊午詔從仲淹所請

宋朝通鑑

公在延州言鄜延路入界北諸路最遠若先脩復城寨即是遠圖乞遣使命令臣督諸將出兵先脩復廢砦別置戍守既通近蕃界彼或點集人馬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公前後凡六奏卒城永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

宋朝通鑑

慶曆間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樞密副使范仲淹言國子博士許可元獨倚辦遂擢元淮江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判官元日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至則命瀕江州縣留三月糧悉發之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

長編

諫官歐陽脩言韓琦范仲淹久在陝西備諳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况二臣材識不類常人其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加意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余靖亦奏言范仲淹號為最曉邊事

實錄

給事中叅知政事王舉正為禮部侍郎知許州初諫官歐陽脩余靖蔡襄咸言范仲淹有宰輔材不宜局在兵府願以仲淹代之上從其請遂以范仲淹為叅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

公在陝西戒約諸寨若是賊馬大段入來更不得出兵迎賊鬪敵但且堅守一面供報部署司并策應官負候逐處軍馬來方得設謀掩殺如輕易出兵致有輸折

其本處官員並行軍法既而准樞密院劄子若賊寇深入應外城砦除留定防守城池外並須領兵先據險要覓便攻擊如敢以防守爲名端坐不出具狀申奏乞行軍法奉聖旨依奏公言自古用兵本無常勢非可畫一而制也相度本路諸砦之兵多者千人少者五七百人或三二百人只令防守城池尚慮不足若有蕃賊入寇其寨主監押等縱有勇敢往往見小利便出兵與之追逐如西賊以羸兵誘致離砦稍遠別出精兵斷其歸路砦中無兵即見危陷假有一將在外去州或遠應援未至如遇賊衆大至多選精銳并攻一處謂之奪險非有驍將血戰勢不能支若外兵先敗則州城之兵望風挫氣必難爲用臣謂應變之機拘以條貫非其利也其所

降指揮不敢行下

奏議

西賊寇鎮戎軍官軍不利公牒知原州景泰等令六頭項下軍馬會合相度揀選精兵三二千人夜擊蕃砦探候山外賊馬迴時即多出奇兵夜間或侵曉伏截衝擊收救人民仍戒約不得脫剝被虜入戶人物公又恐諸將貪功一向急去追襲被西賊設伏兵更落姦便又牒景泰等火急多差人搜山探候如探得西賊先有伏兵即便就高駐劄別選敢死之士多作頭項先去掩擊只以收救人民不得貪小功小利再有疎虞以副朝廷之意公又到邠州略示兵勢又出榜示與軍諸州以安閑

中心

奏議

陝西新刺保捷兵士多將本家贍軍田土并已分物業

典賣破債公言上件兵士並是鄉民若向去稍似年高披帶不得即須揀放歸農如今來破債了莊產將來無可歸投便見失所遂出遍榜曉示諸州軍應新刺保捷兵士如今後乞將本家贍軍田土已分物業典賣破債者不得施行其典賣人嚴行斷遣如將來殘患不堪征役及有年高不任披帶放令歸農者即給與已分莊田養種并劄與逐處令指揮諸縣依此出榜常切覺察施行奏議

皇祐元年春上御便殿訪近臣以脩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對曰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爲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又曰諸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人才方重有紀律者莫

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况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遠有方畧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素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

長編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二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三

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呂夷簡惡之
斥守饒州諫官高若訥詆誚公與歐陽脩爲黨歐陽公
以書責若訥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以聞諫
夷陵令徙軋德復爲武成軍節度判官公帥陝西辟脩
掌書記脩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
可也辭不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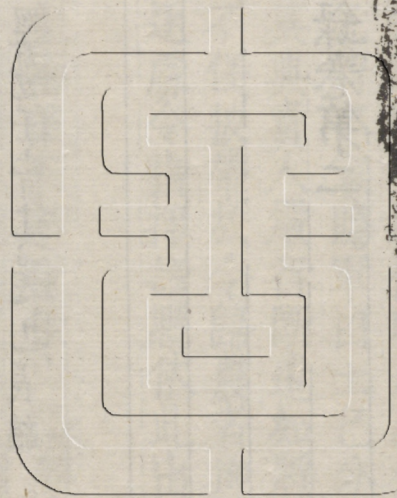
張昇改轉運使知鄧州昇以親老辭或以爲避事范仲
淹曰張昇非避事者乃聽侍養

通鑑

富彥國幼篤學有大度范公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
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

談藁

河東轉運司指揮諸州軍場務更不得收納大鐵錢爲



民間漸多私鑄要得止絕欺弊遂有百姓經并州告訴各是交易到大鐵錢無處使用公遂出榜并州街市且令依舊行用公又恐諸處軍民疑惑各已入急遞發下榜示逐處曉示軍民其官鑄大錢並依舊行使諸場務亦仍舊行用鐵錢

麟州元無酒務至慶曆二年十二月官中初置酒務後據百姓劉遷狀申公勘會麟州元管三縣六番落蕃漢戶二千五百餘家朝廷以河東極邊不權酒利今來殘破之後四面並無居民入城交易只有城中主客二百餘戶別無經營從去年十二月官自開沽在市居民更無營利之地今算出官本并官負兵士請受外只有淨利二百餘貫兼城中居民逐旋離去久遠不成州郡遂

出榜并劄與麟州指揮本務據見在酒貨賣盡日住行醞造令百姓依舊任便開沽

陝西側峻瘠薄逃田地上自來勒地分隣人分認空納租錢人戶不願送納陝府申乞除放公劄與陝府據諸縣逃田官地勒地分隣人空納租錢者并見欠錢數並與除放今後不得拘認送納

慶曆四年十二月上差入內供奉官衛克勤押賜醫藥至公處并傳宣令公探候北界事宜公上言見各訓練選奇兵准備戰敵惟難得經歷將帥如北戎兵馬未放散間臣不敢便離河東北邊或有緩急與明鎬商量指揮將佐料敵使人庶幾分朝廷萬一之憂公言諸軍頭等遺文帖宋舊勅文應有軍頭等補署文帖誤被水火

損壞或賊人偷盜者許申本管人負勘會詣實給與公據如自失墜即勒充長行者公言軍頭失了文帖降充長行其中甚有能部轄勾當人因累次功勞方得遷補被手下軍士憎嫌多方窺竄毀文帖便降充長行情實可閔以此苟且和同不敢鈴轄覺察手下兵士違犯作過成弊愈深乞朝廷特降宣命指揮今後失去補署文帖有因故事失去勘驗不虛即依舊職名重給公據收掌別無因依稱去失者如勘會得委不因酒醉及不是典解錢物即於舊職名止降一等別給文帖安排所貴兵級安心無致誤犯

公禁義軍搔擾樞密院劄子與安撫司行移都部署司依准朝旨施行仍指揮本路州軍縣鎮出榜及鄉村粉

壁曉示人戶嚴行覺察如替名人及諸色人等起動搔擾即收捉赴官勘斷施行

公言天下郡邑事朝廷從之降勅署琦仲淹等奏請公又言若署臣等奏請於理未便只乞作朝廷憂勞之意

特選臣僚舉官則事體甚重也

通鑑

慶曆四年六月己丑省河南府潁陽壽安偃師緱氏河清五縣並為鎮逐鎮令轉運司舉幕職州縣官兩員監酒稅仍管勾煙火公事又拊王屋縣隸河南府始因叅政范仲淹之請也

類苑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子經畧安撫判官尹洙至延州與范仲淹謀出兵越三日仲淹徐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仲淹堅持不可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

任福等敗績

長編

遺事錄卷三

三

慶曆四年七月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軍知縣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或不如所舉御史劾奏並坐上書不實之罪從叅政范仲淹奏請也

苑類

公奏言西人請和有不可許者三有大可防者三又言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我軍鼓行山界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自求內附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臣等早蒙聖獎擢與清班西事以來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少圖休息非樂職矢石之間蓋見西戎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臣等是以不敢念身

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其元昊來人到闕伏望聖慈於納和禦侮之間慎於處置爲聖朝長久之慮則天下幸甚

實錄

公牒逐州相度新兵未有營房欲配買木植則大費官錢兼搔擾人戶又卒難了當其自來等第戶各有莊園宅舍及將家入營僅得一間營房難爲存濟新兵內貧窮之家即給與係官木植其稍有家力情願自於本家般到材植要蓋舍屋者聽如中等已下苦無事力除自有舊材料情願將來蓋造外或買到新瓦木者估價給與解鹽交引大省官錢又逐家自蓋屋宇早得了當并等第之家乍住營房不致迫窄可以存濟

公累奏薦种世衡知環州未用又上言環州勾當一郡

四十七

遺事錄卷三

四

十三寨當此危地須在得人朝廷以臣不才而輕此一路臣恐將有麟府之禍雖加罪於臣無益邊事臣今乞將新授左司郎中一官迴授種世衡轉諸司使知環州權鈐轄司或朝廷從臣所請使邊臣知推讓之風亦非細事如終不允從則乞差臣帶本路一將軍馬權知環州支備如朝廷體量臣稍涉虛妄甘受上書詐佞不實之罪又奏云臣前乞將一官保舉本人非欲鼓激蓋為環州可憂後朝廷竟從公請果得世衡之用奏議及長編公出巡邊至環州點檢環州管界熟戶蕃官共一千七十二人與酒食管設作聖恩等第支與綵絹角茶銀椀紫綾襖黃花襖銀腰帶銀裹頭杖帽子旗槍銀交椅紅纓紫綾袋全錦襖子等物重立約束四件對衆告諭尋

令蕃部望闕謝恩率皆喜躍名臣傳

公言禁青鹽欲以困西賊非困賊之要却有所害會淮安若捉到買青鹽兵士二人勘得本指揮火隊掠錢買鹽入衆喫用公言竊見諸軍常令敲樂蓋欲悅其衆心不至愁苦今兵士處於窮邊冒矢石負星霜若飲食失所更禁絕鹽味何以聊生未能困賊先困我師其買鹽兵士是本部衆人之罪實不敢盡法恐傷士心只決二人杖二十押送本部仍奏朝廷乞更叅詳青鹽條貫名臣實事

河東諸處坊郭村鄉人戶甚有差配類併貧困祇當等第不得各拋下產業逃移在外大段失所公出榜曉諭諸州軍應坊郭村鄉人戶今日以前帶却配賣物色或

抱二稅逃移者並令與放罪各令歸業其元拋下產業不得納官疾速差能幹官吏比附見在人戶物產定奪合該減放等第招誘歸業者不得更依元本等第其元欠二稅並與放除仍劄與都轉運司施行

陝府稅戶朱士成等八百九戶各爲送納秋稅不前全家逃走延州延長等七縣逃移却稅戶三百七十一戶公牒陝府逐縣鄉村拘管上件逃移人戶屋業桑產不得燒毀斫伐其逃走人戶權與倚閣去年秋稅其見在第五等秋稅只於本處送納其第四等戶亦於隣州送納免致逃移毀却桑產將來歸業不得所有諸州軍人戶慮恐亦有似此逃移并牒逐州亦請相度安恤類任福破白豹寨捉虜到僞首領李家妹在慶州官負充

奴婢公恐蕃界首領聞及轉生怨毒別起奸弊遂差指使侍禁石斌往慶州取同延州通判馬端及本路都監朱青問得所說事文狀一紙及稱於慶州淮安鎮有投來軍是親叔公即差石斌押送慶州分付與親叔歲奴收管令嫁事人爲妻後石斌回稱到彼歲奴骨肉並來覲當號哭

延州東路青澗城承平砦并保安軍北巡檢劉化基手下熟戶蕃部遭西賊打虜驚移傷殘戶數并投來蕃部並在逐寨及本軍側近住坐未曾歸業公慮恐其失所却逃入蕃界遂牒种世衡等勘會驚移熟戶蕃部有未敢歸業即便相度隣近官私空閑地土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者官與量借糧收買又勘會驚移人戶并投來

蕃部其中甚有缺乏粮食存濟不得却恐致有逃走又牒种世衡相度逐戶口數目每十口已上量支借貸祿粟各一石十口已下支借五斗嘗切照管安撫無令失所又金明砦蕃戶三百二十八戶雖給與田土緣經討虜後無力耕耘公又牒延州通判高延夫將蕃部每家十口已下各支斛斗二石十口以上支三石並令於本處砦倉支給

西夏本末

公常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

近臣不宜全委宰相

實錄

康定二年五月十四日中書省劄子陝西軍州如有因修展城郭倉庫草場營房等但係侵占人戶地土去處並令將係官空閑地許人戶請願指射官司給還若無

地土即取索本主元買契比類隣近地段買置價例支還本錢公到邠州據人戶王昭瑋等陳狀稱官中修營占却園地拆了屋舍乞估計合支價錢公體問得邠州稱遠城側近並無空閑官地給還公遂委安平知縣李仲昌訪地所估到王昭瑋等合支價錢牒邠州請依上項條貫支給逐人價錢去訖又據後邠州申准轉運司牒修營占却人戶地基却令兌換係官空閑地土撥還却勾收已支價錢赴軍資庫送納公言諸州自來修造營房只是踏逐官地不許毀人戶見宅邸舍物業其邠州便將人戶見住物業毀拆逐起人戶無處存活既無官地兌還即合給還價錢買屋當司支與錢物其人戶當已破費雖准轉運司指揮今將空閑官地兌還既無

官地即合同申轉運司豈得便却例行催納已支價錢
侵害人戶遂勾到本州元行典級王益等勘杖一百斷
遣所有人戶地土價錢牒邠州依條支還名臣事實

公體量河東州軍人戶近年徭役科配頻併例各貧困
遂免放今年秋稅稍得休息又恐陝西州軍人戶亦自
兵興以來祇應差科不易尋劄與陝西轉運司依河東

例減放人戶支移奏議

麟府州苛嵐軍極邊之地人戶稀少其色役公人並差
主戶客戶祇應輪差出入應副軍期多致陪備破却家
產又邊人日見貧困祇應不前公劄與轉運司并府州
苛嵐軍據見今衙前使院人吏並仰依鎮戎軍條例支
撥與係官荒閑田土仍免送納二稅租課名臣事實

西夏曩宵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
其事本末國史不書比得田畫承君集實紀其事云張
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與友
善嘗薄遊塞上觀視山川風俗有經畧西鄙意姚題詩
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雲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
又轟天崆峒山叟嘆無語飽聽松蔽春晝眠公巡邊見
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為鸚鵡
詩卒章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
詩將謂韓范二帥耻自屈不肯往乃齧大石刻詩其上
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既
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公以急騎
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為謀

主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爲疲弊取此二人爲
之時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謀者竊中國詔釋之人
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此
邊帥始待士矣姚又有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
青天張有雪詩曰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
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
數聯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容齋三筆

延州都監周美言于范公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
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將遂失之公因屬美復
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衆數萬薄金明陣于延州城北
三十里美領衆二千方戰會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
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爲救至即引去旣而賊出艾蒿砦
遂至郭北平夜鬪不解美悉衆使人持一炬從間道上
山益張旗幟四面大譟賊懼走獲牛羊馬橐駝鎧甲數
千計遂募兵守其地東都事畧

嵐石都巡檢司接應到西界蕃部噉移團練使十三戶
奉勅於海州住坐噉移願殺其妻子自刎死公差人往
石州勾喚到噉移問當深不願海州居住公言噉移歸
投新來其心未安若必遣住海州安泊不惟遠去鄉土
全失蕃情又其人不測朝廷意旨却自刑害今來西事
未寧邊上蕃部聞之絕其向化之意則皆爲怨敵邊害
愈深遂發遣噉移住府州與田土耕種準備緩急使喚
及令招喚本族未來蕃部

公節制諸將勸會自來漢家兵馬先出只排作一陣被

賊奔衝便見輸折遂牒東路朱吉任守信等候賊奔衝未得出兵但堅守城池放令深入即計會多著頭項衝突掩殺不得先出軍馬只作一陣排布依然無功如是被賊守門出兵不得却多寘索梯從城上夜出奇兵掩擊賊砦以資勝捷如違者當行軍法施行 西夏本末

公門客滕達道龍圖布衣時公尹京而滕年少頗不羈往往潛出狎邪縱飲公病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公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媿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為滕略無慚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曰高祖傳滕曰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東

錄筆

公言關中民苦轉輸請建邠州之邠城縣為軍以河中

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邊兵就食可省糴價什之三他所減不與詔名其軍曰康定 實錄

公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部署司兵馬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為信凡讐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為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起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為給食即不入寨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者質其首領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為漢用 長編

慶曆元年三月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公體量士氣勇怯如不至畏懦即可驅策前去乘機立功公

言任福已下勇於戰鬪賊退便追不依韓琦指蹤因致
陷敗此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選往往
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臣非不能督主兵官真須令
討擊不管踈虞敗事之後誅之何濟惟聖慈念之其廊
延路罷行營文字臣且令所部許懷德收掌別聽朝旨
臣一面依此聞報夏竦韓琦商量申奏如所議未合乞
朝廷取捨臣方待罪不敢久冒此職妨誤大事從之於
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不復出

實錄

慶曆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軍知縣有
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或不如所舉令御史臺劾奏
並坐上書不實之罪從范仲淹所請也

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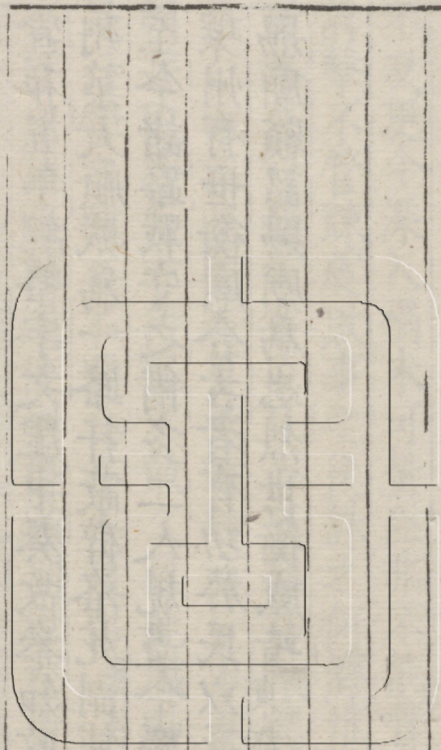
和魯公有觀畫鷹獵兔詩云雖是丹青物沉吟亦可傷

君誇鷹眼疾我憫兔心忤豈動騷人興惟憎獵客在鮫
綃百餘尺爭似製衣裳文正公觀之歎曰真仁人之言
也

筆錄

宣和五年經略宇文虛中奏故叅知政事范仲淹知慶
州築大順城爲一路并蔽辟洛苑副使种世衡知環州
至今諸路戰守之備多二人規畫今慶陽府有仲淹廟
環州有世衡廟合古者有功於民以死勤事之法乞各
賜廟額詔賜廟爲忠烈世衡威靖

東都事畧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四

此以下係監簿忠宣諸公遺事忠宣遺事極多其已見於言行錄行狀者茲不復載

宣仁寢疾宰輔入問后留忠宣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朝勸后盡母道在仁宗朝勸帝盡子道卿當似之言行錄

諫受金帶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携七首至卧内遽褰帷帳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兄純佑在延安謂韓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

魏公握其手再三歎服曰非琦所及也 談叢

文正長子監簿純佑幼有智略在洛與富彥國家子游

富氏引墓陳設從墓器用甚盛觀者如堵器用蓋錫造

者監簿在側取一器擘而示衆曰此錫器爾等謂何物

耶富氏子大怒以為咲已監簿徐謂曰尔何所見吾正

恐愚民致疑害尔先塋爾富子歎服時始十餘歲 過庭錄

赴官只三檐忠宣公孫直方初仕平恩主簿啟行拜辭

叔翁右丞平居寡言端坐如木偶人終日未嘗移足至

於塵印跡無倦意家中不見喜愠之色至是問姪主簿

曰爾行檐幾檐主簿是時新娶寔應之曰有十檐右丞

曰爾初仕已如此若久宦何我昔赴遂州守時只有三

檐罷官仍舊不惟緩急易於去就亦免張外醜也 過庭錄

忠宣公元祐間當國一時科舉取人多得豪傑之士忠

宣公亦病夫公卿家子弟或不知書言於朝乃於有無

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以分優劣忠宣公之意非有

它也蓋欲公卿子弟知向學故為是以獎勸焉 趙挺之奏議

拈宗親政呂汲公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為諫議大夫

忠宣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可用汲公方約畏

為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嘗言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

上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

乞罷政上不許後楊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無

所不至 聞見錄

忠宣貶永州命下公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

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顛諸子曰

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後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開見錄

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諸子以其所言皆朝廷大事且防後患以公口占畫一繳申穎昌府用府印寄軍資庫及將葬之儀又作行狀論公平生立朝行已大節蔡京用事小人附會言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永州傳宣聖語以為遺表非公意也正平與之儀皆下御史獄捶楚甚

苦正平之儀欲誣服其傳宣中使獨不服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遣使受聖語籍中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如所言又驗內東門受聖語籍亦同又下穎昌府取繳納遺表八事皆實獄遂解正平猶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之家死於嶺外者十餘人獨正平遇赦得歸不出仕終身為選人蔡京者紹聖初為戶部尚書欲結后戚向氏故奏展向氏墳寺事下開封府正平為縣尉往按視其地日向氏寺地步已足民田不可奪府以其言聞拒宗怒京贖銅二十斤京由此恨正平故欲誣殺之嗚呼使忠宣公無恙相上皇於初載天下豈復有今日之禍公既病不能朝上皇始命相曰曾布與蔡京云

聞見錄

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爲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爲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迭舉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爲之至是聞兩貢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

實錄

熙寧元年司馬光登對上曰召還韓維如何光曰韓維陳薦忠厚方正者也呂誨與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皆忠直之臣也願陛下常識其名

熙寧中公知諫院言侍從官實古九卿職是宜朝夕論思同國休戚今只主判司存或有時政得失惟能退有後言願降詔督責凡朝廷闕失並須陳列其所上章疏付政府銓定量加賞罰上與執政議之以爲當然丙辰詔曰侍從官負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聞無有巨

細各具章極言無隱

長編

忠宣嘗言薛向不可爲發運使或致民心別生事變上曰今令發運使兼制置六路財賦務在均適有無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駭純仁曰人主不當言利但當務農桑節用而已上曰欲務農桑如何措置純仁曰但當脩風教上曰有風教而無政事如何人肯務農桑純仁曰當擇守令上曰以何法擇守令曰當令近臣薦舉上曰朕即位以來屢勅近臣舉士然初不知所舉之當否欲知所舉之當否當以何術曰當責執政

長編

蘇轍既再具劄子上固不悅李清臣鄧伯溫又先媒孽之及面論上益怒遂責轍曰人臣言事何所害但卿昨奏謂機事不可宜于外請秘而不出今乃對衆開陳且

以漢武帝上比先帝引論甚失當轍復曰漢武帝明主也上曰卿所奏稱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立鹽鐵權酷均輸之法其意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此豈明主乎轍恐動趨下殿待罪上轍甚厲范純仁獨進曰史稱武帝雄才大略爲漢七制之主轍果以此先帝非謗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禮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霽轍退舉劾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人也編長熙寧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之語時王荆公改新法自爲生事曾魯公以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稱病不出唐質肅與荆公爭按問欲舉理直不勝疽發背死趙清獻唯轍苦時忠宣爲諫官皆劾之言荆公志在近功忘其舊學富公謀身過於謀國曾公趙公依違不斷可否忠

宣每曰以王介甫比莽卓過矣但急於功利遂忘素守耳邵氏聞見錄

公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別焉公曰願少留純仁將別子曰旣別矣何必復輿衛遂行公使人要於路曰願一見也旣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爲將帥當使士卒視已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爲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得聞與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其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廢饗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爲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

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矣其喜聞義如此

程氏遺書

徽宗即位之初欽聖皇太后同聽政忠宣公自永州先以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蓋二聖欲用公矣遣中使至永州賜茶藥密諭曰皇帝與太皇太后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今虛位以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人人醫治只爲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公頓首謝又曰太后問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何天下人何說公曰老臣與遠方之人惟知鼓舞聖德又曰天下有不便事但奏來公曰敢不奉詔又曰鄧州且去否公曰已出望外如歸鄉里又曰離闕下日二聖再三言太后在宮中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公感泣不已俄復觀

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赴闕供職而公病詔書有云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之光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之語公捧詔泣曰上果用我矣日明全失風痺不隨恩重命輕死有餘責上又遣中使賜銀合茶藥促公入覲仍宣渴見之意公曰老臣命薄虛蒙聖眷乞歸穎昌養疾上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公復告老不允詔至公已薨矣上與皇太后震悼出涕

邵氏聞見錄

元祐元年呂大防范純仁言故御史中丞呂誨忠於先朝極陳讜論致忤時宰譴死外藩今其家貧甚諸子仕於常調請優加贈典錄用諸子之才者以旌名臣之後詔誨特贈通議大夫男由庚與堂除合入差遣

長編

元祐元年詔著作郎范祖禹宣德郎游師雄朝請郎朱勃並令中書省記姓名以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薦故也實錄

元祐八年八月丁卯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劉奉世入崇慶殿後閣問太皇太后聖體太皇太后諭大防等曰今疾勢有加與相公等必不相見且善輔佐官家為朝廷社稷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獨留純仁意欲有所屬也上令大防已下皆住太皇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公事試言九年之間曾施私恩與高氏否大防對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嘗以私恩及外家太皇太后曰固然只為至公一兒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大防曰近聞聖體向安乞

稍寬聖慮服藥太皇太后曰不然政欲對官家說破老身沒後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曰曾賜出社飯否因謂大防曰公等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時思量老身也長編忠宣公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便與對卧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不得交一談者能改齋漫錄

元祐元年蘇轍言今日廟堂之上司馬光未出只有呂公著一人忠朴可倚其餘皆姦邪備位者也伏望聖慈早進范純仁庶得賢者在位同心一德以輔聖政實錄忠宣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才或問其所儲蓄

人才可爲今日用者荅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言瓘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末人憂大厦之將傾或問游酢以濟世之人酢曰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亦嘗因瓘病勉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加保養以待用也

長編

范忠宣公再入相子正平博學能文行義甚高竟死選調朱勝非云二府表則之地不阿其親

公在相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公未嘗示恩意於人

本傳

左正言朱光庭奏臣嘗論奸邪則指蔡確章惇韓縝爲之先論忠賢則以司馬光范純仁韓維爲之先去姦邪任忠賢唯先者爲急蔡確既去乞以司馬光補其闕韓

縝既去乞以范純仁補其闕章惇既去乞以韓維補其闕蓋此天下大任唯天下大賢可以當之非張璪已下備位之臣所堪任也

朱公揆集

公元豐八年爲左諫議大夫司馬光以公親嫌爲言惇曰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所舉之人見爲臺諫官者皆徙他官今皇帝幼冲太皇太后同聽萬機當動循故事不可違祖宗法光曰純仁祖禹作諫官誠協衆望不可以臣故防賢者進臣寧避位

九朝通畧

紹聖元年夏四月范純仁充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上親臨政言者爭論垂簾時公乞依明道二年故事下詔禁約并錄以進不從公數稱疾求罷最後出居慈孝

寺再錄詔以進且言今妄為詆訐者既多陛下從之則妨聖孝懲之則恐不忍不若以詔禁約庶得兩便訖不從純仁固求罷而

命通鑑

東都曹生言范右丞既貴接親舊情禮如故他亦不改世未有也然體面肥白潔澤豈其胸中亦以為樂耶

談叢

元豐八年十月韓維言今聞已召知慶州范純仁純仁父子世為帥臣熟知虜情邊事伏望聖慈更促純仁入朝面賜詢問庶為詳審十一月癸亥以京東轉運使范純粹知慶州代其兄純仁也

長編

司馬朴丞相光之兄里之孫也少喪母育于外祖范忠宣公紹聖初黨議起父宍坐中書論辯得罪忠宣亦坐救黨人責永州目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方七

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歎以公遺恩補官後死節於靖康之變

事畧

右丞純禮在政府宦者閹守忠恃寵勢傾廊廟一日至堂宣諭辭意甚傲諸公拱手而已右丞作色叱曰老奴何敢爾守忠退步連應曰守忠不敢在堂諸公皆為寒心曰范君必不久居此矣右丞蓋自如也未已虜使至選右丞館伴虜使忽自中批出范某言犯御辭落職知許尋乞宮祠主

名臣傳

元符三年秋己亥范純禮為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先是吳居厚尹京專任察視以刻深為治純禮一切寬之或以為言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刻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前政之苛猶慮未

盡何寬之患耶

元符三年夏四月是日曾布再對因言自蔡京復留中外人情無不惶惑及黜劉極收用葉濤范純禮王右輩

人情方少安

長編

純禮以光祿卿召遷刑部侍郎給事中凡所封駁正名分紀綱皆國體之大者起居舍人張來先在病告中書省錄黃不候叅假令供職純禮批勅謂來既能供職豈不能朝見壞禮亂法所不當為一時為之聳動東都事畧公拜尚書右丞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者並自內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純禮徐進曰次升所陳不過防執政引用親黨及罷黜不附己者耳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何用深責之也本傳

呂惠卿告老徽宗以問執政執政請許之純禮謂惠卿前在二府位節鉞豈不存朝廷體貌雖其人不足留所重者國體也本傳

戶部侍郎竇文閣待制范純粹知延安府先是樞密院聞趙高死韓忠彥與王巖叟議所以代高者惟純粹可及都堂聚議呂大防亦以為莫如純粹他日樞密院又言差純粹極當乞以恩意慰遣都堂又召純粹面諭純粹猶不受命三省樞密院言朝廷恩意如此若固辭免朝廷何以使人欲限五日朝辭如不行則須與行遣純粹乞八月初赴任從之太防又曰延安雖去終恐心不安萬一厥母道病卒不如易之岩叟又與忠彥論不可易之理謂同列曰塞上數十萬生靈性命繫一主帥惻

隱此一人不若惻隱及數十萬人也

大觀中又有虞仙姑者年八十餘狀貌如少女行大洞法一日微廟誦木洞經舉首見有仙官侍立者蔡京嘗具飯招仙姑見大猫指而問京曰識之否此章惇也意以諷京京大不樂徽宗又嘗問仙姑致太平之期荅曰當用賢臣上曰賢人謂誰荅曰范純粹也上以語京京曰此元祐臣僚使之遂逐於是士大夫爭言虞仙姑亦入元祐黨矣澠水燕談

純粹元豐末為陝西轉運判官當五路大舉後財用匱乏屢請於朝吳樞密居厚時為京東轉運使方以治鐵鼓鑄有寵即上羨餘三百萬緡以佐關輔神宗遂以賜范純粹得報愀然謂其屬曰吾部雖窘豈忍受此膏血

之餘耶力辭訖不納石林燕語

章惇貶安置潭州上諭三省言惇之惡曾布方對范純禮曰惇如丁謂不為過詞色甚厲布曰如此即須過海上大笑曰只教這下逐以雷州司戶處之

純粹知慶州時夏人不庭純粹謂諸路策應舊制也自徐禧罷策應若虜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鄰路拱手坐觀其不拔者幸尔謂宜脩明戰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本傳

元祐中神宗問罪夏人取其安強葭蘆浮圖朱脂四寨又取蘭州至是議分畫疆界趙尚在延州純粹在慶州以為得之無益於中國純粹請以虜所陷官吏丁夫歸朝廷以所削之地給賜之於是還以四砦而夏人服

事

純粹聰明下不能欺在京東時會蘇軾自登州召還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此事尤為精詳侍郎為帥端重有體間諜明功罪當恩威兼用邊人畏服焉本傳高遵裕攻靈州與劉昌祚爭功欲以軍法斬昌祚昌祚憤恚成疾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叶恐有他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遵裕不從後果敗長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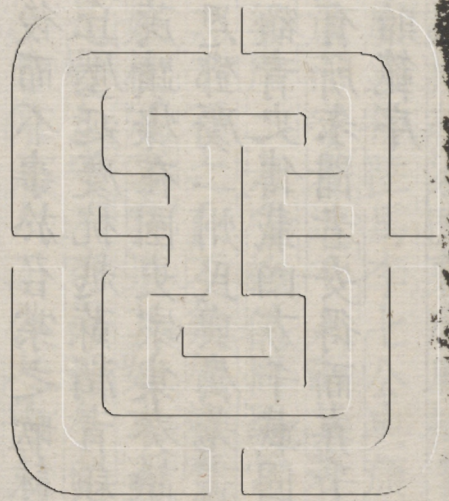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四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序

漢孝宣帝常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天下之廣郡有太守能用良稱者幾人哉且鄱陽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為楚東境後屬吳史記言昭王十二年吳伐楚取番蓋其事也秦并天下曰番陽縣屬九江漢更為鄱陽縣係豫章後漢建安十五年吳大帝時張昭等議以豫章上廣人夥請分置廬陵番陽二郡初治部故城後徙吳芮即今之所治也梁天監中置吳州陳廢為郡隋平陳罷郡為饒州大業仍為郡唐武德四年平江左乃復置州則饒之為州殆四五百年矣推諸牧守無慮近千人然揆於廳壁記自開寶八年偽唐歸朝有鐵林軍主張仁忠權知焉迄元祐壬申朝奉大夫鄒軻凡六

十有八人而比閔州圖經序賢牧內史者止吳周魴晉
虞溥隋梁文謙柳莊梁陸襄唐馬植李復七人焉求之
州圍間有吳虞梁柳陸馬李七公與顏魯公并文正公
畫像以千百歲而守者近千人而其著於圖記繪像者
陸虞二內史梁周二太守柳儀同馬常侍李刺史顏范
二公九人云二千石之良不幾於難有耶余倅於饒見
魯公雪程小娘被寇事特道其始末而圖其像以附文
正公之祠堂是賢太守不可得而多也噫鄱陽之守近
千人著於圖記繪像九人而公之德尤不泯饒人爲之
立祠班春堂天慶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繇景祐距此
僅六十載香火不絕牲牢日盛較以千人間流澤之遠
惠愛之被獨公一人而已矣然公之遺風餘美實泱於

物每於民之去思又豈止夫祠堂而已乎公視政日所
以制作修荆之跡游賞吟詠之舊莫不敬而念之余因
采其所敬念者命曰范公鄱陽遺事錄非敢微名於世
庶其垂話于後而不事於召棠之歌詠也且公始通判
河中府徙宛丘歷延慶杭越蘇潤青穎邠耀鄧永興一
十二郡純猷茂蹟燦在國史家集奏議間何假於是歟
如公所至有恩鄧慶二州民輿屬菴畫像而生祠之御
篆以褒賢碑額青史傳載四方千載固已聞之矣竊疑
饒之遺事或有所未聞者安得而弃乎紹聖乙亥六月
丁卯天台陳貽範序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

慶朔堂

蜀錦海棠

郡齋

春香虛靜亭

九賢堂

五老亭

碧雲軒

寶福侯禱雨

文筆峰硯池

州學基

秋香亭

三祠堂

長沙王廟記

慶朔堂

慶朔堂公之所初也在州圃之北偏左瞰蜀錦右連流
杯前古春香虛靜傍對湖光四望直見清心退思以正
設廳儀門之道基平而棟隆勢巍而氣壯公之意非所

以示游玩也將以承宣天子風教而發施於政令儀乎
古諸侯藏朔焉所以題之曰慶朔而且親植花卉欄為
二壇公既移潤是以作詩而紀之云慶朔堂前花自栽
便移官去未曾開公景祐三年八月三日到任
五年正月十三日移潤州年年憶
着成離恨祇託春風管勾來後之人觀公之堂思公之
政及公詩之來而爭和之以刊于石壁度支員外郎提
點鑄錢魏兼史君去後堪思處慶朔堂前獨到來桃李
無言爭不怨滿園紅白為誰開職方員外郎知饒州畢
京花木還依舊徑栽春園不惜為時開幾多民俗熙熙
樂似到老聃臺上來祠部郎中提點江東路刑獄公事
陳希亮弱柳奇花遞間栽紅芳綠翠對時開主人當日
辜真賞竟夢還應屢到來供備庫副使同提點江東刑

獄公事曹涇池館名花舊日栽幾番零落又春開誰人
解識紅芳意猶有多情五馬來噫世之人常以絳之園
亭為最而鄧之百花洲抑為其冠若錢塘有美烏程碧
瀾瑯瑯醉翁貴池弄水率為士大夫之所矜愛者然以
公之慶朔名著乎健康廣信雖愚夫稚子莫不知尚頌
念之非公之仁德惠澤流播于風俗闡安及於此哉

蜀錦海棠

公慶朔堂詩云慶朔堂前花自栽今堂之東南隅有海
棠二樹東西各一夾植于小徑兩傍說者皆曰公之所栽也
得無詩之謂哉公去饒始六十載度其高已丈餘而蟠
結之陰復四五尋春陽之布如錦綉然元祐末太守鄒
公軻惜其無臨賞休息之所遂築亭其後題曰蜀錦蓋

海棠本蜀植也而花開猶錦綉推而名焉殆非愛公之流風遺澤而充擴自我之句耶

郡齋

公守饒凡十有八月移潤而饒為繁劇之郡民頑好闢吏狡多梗公下車與庠序曉教令待賢愛物壹以愷悌終日無事故常留題曰三出專城鬢似絲通判移陳州後為右司諫出知睦州後齋中蕭灑過禪師有養正堂徒蘇又知饒是三專城也每踈歌酒緣多病公守饒飲宴有及默軒養正默軒之無不得非過禪師云公守饒多歌詠今之所有者其歡心不負雲山賴有詩有郡齋即事慶朔堂芝山寺五老亭及題昇上人碧雲軒并贈御賜名道半雨黃土鍾惟靜傳神道士程用之絕句凡六篇花秋賞健菊時提點鑄錢司解字廳之傍有一亭盡種為之作秋香亭賦黃花一江明月夜歸遲人間禍福何之句得無意於是乎

須道塞上衰翁也後之為守者以饒之繁劇雖窮而民樂於愷悌每閱公郡齋即事之詩必跋仰而談公之優游於政也

春香虛靜亭

春香虛靜分峙慶朔之前與二花檻並列傳云乃公之所建也慶朔之舊常為宴賓之懋焉樂既作於庭而卉木環抱得二亭揜映真娛樂之趣也求公之措置豈獨政事而已哉雖應接細務必有法度而為後人之矜式良足書也

九賢堂

州之後圃有堂焉四壁間圖陸襄虞溥二內史梁文謙周魴二太守并柳莊儀同馬植常侍李復刺史與顏魯公暨公凡九人因攷郡圖經若陸襄虞溥梁文謙周魴

柳莊馬植李復俱以賢牧稱魯公止載於樂平縣乾元
初被中丞唐旻誣劾降知饒而雪程小娘遭寇屠害父
兄事不廁於賢牧之列何賢者難得如此耶國家自開
寶迄紹聖六十有八人而在九賢之序者惟公一人已
矣信夫人才不世出而公之仁德惠澤非尋常侔也惜
乎基隘而屋庠土隳而像泯余逼於受代不得從容而
新之也命之曰九賢復錄其始末為記云噫建康古
名郡府之後圃有瞻儀堂繪像者近百人人率為之
讚然明其新舊年月而已猶饒之廳壁記焉安如九賢
之必以德乎

五老亭

五老峰廬山之勝也饒去江殆數百里而州北芝山院

危坡屹起晴霽間可以瞰焉公下車怜其可觀乃作題
芝山寺詩云樓殿冠崔嵬靈芝安在哉雲飛過江去花
落入城來寺去州城止三里得食鴉朝聚聞經虎夜迴偶臨西
閣望五老在西五老夕陽開寺僧遂作五老亭于危坡之
頂饒之人寒食以芝山為踏青所至者必曰范公五老
亭也

碧雲軒

碧雲軒芝山寺海會堂後之小軒也外瞰危石中鑲幽
檻軒簷之庭栽列花木蘭蘆諸藥似有高人達士趣嚮
公守饒時有昇上人占居此軒公每到寺必適其處愛
其閑寂蕭灑常為之留題曰愛此詩家好幽軒絕世紛
澄霄半牀月淡曉數峰雲遠意經年就微吟並舍聞只

應虛靜處所得自蘭芬公移潤而饒人矜公之詩有以
二南名者蓋見公之辭騷雅且名重當世足以爲後人
稱想有以然也今之人纔遊芝山莫不尋儻其所以閱
公之詩榜焉噫鄱陽境上如德興之聚遠餘干之于越
興薦福之澄心開福之寒林幾二千首獨公之詩爲士
大夫所膾炙而饒人惇尚之非公之名重當世而政著
於去思何以臻此耶

寶福侯禱雨

寶福侯乃漢之樊噲也舊廟于芝山之頂曰鹿頭大王
公守饒凡民間旱即禱於此神頗有驗應今之廟地公
之所徙也且州之民邵都院者卜其地置生墳公一日
入院詰其故乃曰五十年後當出侯伯不得齶於人於

是令移鹿頭廟屋於此復移文干僧寺暨元豐庚申太
守馬淵以久不雨因禱於神而霧霈沾足遂狀其感應
而奏之乞加旌獎朝廷下太常封爲寶福侯淵之奏陳
且道公之請雨有功修飾廟貌迄今血食以景祐迄元
豐恰五十年公之先知誠可尚也後之人凡入寺見其
廟必指之曰范文正公之遷而五十年出侯伯處也

文筆峰硯池

饒之山水大率秀拔有豪傑者出焉公之至識其形勝
一日乃曰妙果禪院一塔高峙當城之東南屹起千餘
赤饒之文章應也城之下枕瞰數湖水脉連秀抑爲儒
者滋顯也於是名其塔爲文筆峰目其湖爲硯池且曰
二十年後當出狀元逮治平乙巳州人彭尚書汝礪果

第一人及第公之沉幾遠識良足書也

州學基

公所謂妙果浮圖爲文筆峰東湖爲硯池而郡學之基乃占文筆硯池之中而公指之也然其當州城之巽地周環枕湖水長堤數里林木揜映坡麓森爽學旣建而生徒日盛榜榜有登第者多巍科異等信夫公之興創非唯示法於一時能爲典刑於後世者也噫饒之學自晉虞溥作教諭以招誘士子數歲間聚徒幾二三千爾後零散儒風挑撻由公遷指基址今殆四千人公之德惠豈尋常之比哉惜乎公去之速未及建立而規模不甚宏齋宇不甚整迄今見者之歎惜而學者之歎念焉堂之上所以置公之祠而朝夕瞻敬者蓋不忘公之指

擇也

秋香亭

鄭公之後兮宜其百祿使于南國兮鏗金粹玉倚大旆於江干揭高亭於山麓江無煙而煉回山有嵐而屏矗一朝賞心千里在目時也秋風起兮寥寥寒林脫兮蕭蕭有翠皆歇無紅可凋獨有佳菊弗冶弗夭采采亭際可以卒歲畜金行之勁性賦土爰之甘味氣驕松筠香滅蘭蕙露溥溥以見滋霜肅肅而敢避其芳其好胡然不早歲寒後知殊小人之草黃中通理得君子之道飲者忘醉而餌者忘老公曰時哉時哉我賓我來緩汎遲歌如春登臺歌曰賦高亭兮盤桓美秋香而醅顏望飛鴻兮冥冥愛白雲之閑閑又歌曰曾不知吾曹者將與

夫謝安不可盡歡而聿去乎東山又不知將與夫劉伶不可復醒而蔑聞乎雷霆豈無可而不可兮一道遙以皆寧范文正景祐間罷天章閣待制守鄱陽爲提點鑄錢魏侯作此賦公賦之就攷其景趣求其意思宛在目下公之製作信非苟成也必其成法以矜後世古人云賦體物而瀏亮者乃公之所能賦也今其舊址雖易爲征官所居而提點之別廨於大廳之東偏傍猶以秋香名是不忘公之所愛也元祐癸酉太守鄒軻閱公之舊址而看經院之南芟剗蕪穢修平坡壠剏以廊宇以發公之所用心不幸鳩工而亡得無公之遺事在人而不衰乎

三祠堂

漢晉而降迄于聖朝守饒者無慮千餘人今之立祠祭享者止公一人而已矣信乎公之德澤惠愛遠出今古而爲民去思也且饒之所立祠班春堂天慶觀州學講堂凡三處春秋祭賽禱晴雨及州官之到罷皆修敬不絕若學講堂每遇上下釋奠亦具禮祝公之功德豈數百歲而泯耶愚以召棠歌頌比焉者蓋適於此也

長沙王廟記

長沙王迺吳王芮也東漢建安十五年吳大帝時張昭等議以豫章土廣人繁請分置廬陵鄱陽二郡初治部故城後徙吳芮即今所治立長沙廟貌得非緣於此哉且饒之爲國殆千餘年而廟不立公之守饒始建焉然公之窮古尚德好賢樂善之心豈尋常人也今攷諸碑

而刻其傳贊以歲月列公之名銜復命提點鑄錢魏兼
篆額且使賢令嗣監簿純佑書公之遺跡尤足矜後人
也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終

遺跡

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是雖召公
之德教明於南國亦足見人心天理之所在盛
德至善果能使民之不能忘也文正公之勲德
被於海宇凡平生所至之地後人皆為立名號
建祠宇以示不忘迄今三百餘年敬慕猶昔是
豈人力之所致哉於此見窮天地亘萬古斯民
好善之心猶一日第患在上者不能以善政感
發之耳是故勢力非所以服人貴富不足以傳
久惟盛德大業可以服人心而垂後世觀者其
亦有省於斯

百花洲在南陽公集有荅王叔源憶百花洲詩洲上有

文正祠黃山谷先生嘗游百花洲謁文正公祠有詩
東溪書院在澧州初公幼時侍其父朱文翰宰安鄉縣
讀書此地後為文正公讀書堂寶慶丙戌知州董與
幾建東溪書院

西溪書院在泰州海陵縣西溪鎮初公監西溪鹽倉築
捍海隄二百餘里人懷其惠既為立廟邑士姜國英
復請于官中書送禮部議舊有祠堂委係前賢合設
書院宜從所請

忠烈廟在慶州宣和中宇文虛中為慶帥建與种世衡
同祀公廟號忠烈世衡廟號威靖

景范樓在鄧州古牙城公嘗知鄧州邦人思之建景范
樓

思范亭在廣德司理廳詳見孫莘老詩及汪浮溪樓鑰
祠堂記

清風橋在潤州公知潤州時所建

范公栢在番陽郡學凡十八株俗傳公遺言栢及地則
吾再出今栢枝去地不及二尺

嚴子陵祠堂公知睦州日建以祠子陵今為釣臺書院
內有公祠堂

讀山在池州青陽縣東十五里長山公幼讀書之地人
名之曰讀山後建文正祠堂池人以公隨所養父淄
州長史朱文翰之長白山非讀書於長白山所謂長
山者乃在此而非淄州之長山也紹定二年池州郡
守丁黼記之有辨甚詳亦未暇考

平江府文正公祠宋咸淳間太守潛說友建撥官田以供祠事既成以聞于省依所請其東爲范文正公坊其西則文正公故宅高木森蔚蔚然故家其南則爲范家園有石刻太守李大異書

國朝至元初平江路學官街中皆帶提督范祠祠設教諭至今每歲春秋二丁郡官致祭臺省諸司官因事按吳者皆與祭凡達官顯人過吳必拜謁祠下其題名具在

吳郡學本文正公南園也公以南園爲郡學後公仲子持節按吳復加增廣至今郡學爲浙中之最學有文正公祠以范氏子孫一人爲主祠

褒賢寺在洛陽文正公忠宣公墓在其地是寺爲奉祠

之所內有仁宗所篆褒賢碑吳中子孫亦常遣人至洛陽致祭其寺僧亦常來吳

褒賢顯忠禪院重修法堂記

奉議大夫前同知歸德尹事賜紫金魚袋
蔡如撰并書

昔佛成道坐於菩提樹下化力風行峰象頭山入王舍大城瓶沙王御于郊野因以迦蘭陀竹園爲佛寶舍伽藍之興自此始也漢明帝夢金人項佩日光飛于殿庭乃遣蔡愔秦景使大月氏與攝摩騰竺蘭遇焉二沙門入于洛獻釋迦圖像并諸經於是肇有寺於洛城佛法入中國自此始也由漢至唐由唐至宋悉加崇奉故此禪院創自李唐初名法會宋元祐間范文正相公得請

于朝改號褒賢顯忠經靖康亂法堂火災有慧照大師
福渙來住斯刹四方敬信徒衆歸依時河南初定人烟
稀少師乃振錫渡大河登太行抵金臺勸化鄉黨仁彥
智夫得金以歸命工伐木造瓦重建法堂一所水磨兩
盪修葺弊漏煥然鼎新招來客所廣闢田疇倉廩實矣
齋粥衍矣梵香芬馥法喜禪悅嗚呼無慈悲之德者昧
於苦樂不能與是事無喜捨之心者著於慳貪不能結
此緣無穎悟之識者樂於小法不能成此大惟師脩行
四無量法惟師參悟佛光真諦是以名達天庭禮納使
相住持向太后功德寺太觀宣和間聲名籍甚今行年
八十有七而能辨此一大事因緣可以見其平昔之志
丁卯仲冬師來訪知足居士曰本院修造於皇統乙丑

至丙寅仲夏畢功未有爲我記者敢請居士爲記其事
以示後人居士唯然願樂書之皇統七年十一月十三
日記

住持傳法慧照大師福渙立

裴卞刊

尚書禮部牒准元祐三年

月 日辰時到部

門下省送下中書禮部奏准都省批下太中大夫尚書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范純仁狀近奉 旨授尚
書右僕射合依例置度僧追薦先祖純仁先祖母及父
墓在河南府河南縣有功德褒賢禪院今欲乞兩遇節
於本院添剃度行者一名 祖以上並墓蘇州天平山
白雲寺亦乞兩遇 節添剃度行者一名其兩處 每
一年度一名申尚書省伏乞依例施行狀前批送禮部

奉

乞請一依

指揮施行者右下褒賢院仰一依前項禮部牒內旨指
揮施行元祐三年七月初三日

范文正公既葬而墓隧之碑乃立嘉祐元年

仲兄右丞相時爲著作郎以國朝故事大臣塋所恩許
置寺度僧遂請于朝願以彭婆鎮舊法會院改賜名額
間歲聽度一僧以嚴崇奉朝廷從之元祐元年仲兄進
貳樞府三年乃登相位兩以例恩皆得增度僧數宅日
院之度僧道因請以始末詔旨刻諸石余既許之又爲
書其所以然者元祐四年 月六日左朝請郎充寶文
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慶
州軍州事范純粹記

至大二年四月七世孫邦瑞遣八世孫國雋

宗俊宗是賚

江浙行省咨咨河南行省河南省劄付河南

府路委自同知徐景儒率屬僚詣墓加禮致

祭

先文正公墓下祭文

昔吾范氏始於陶唐根本深固奕葉流芳漢有清詔郡
國流行唐有春官鳳闕平章世家河南譜係甚詳咸通
以後一枝渡江爰居度處闔閭舊邦麗水哦松誥牒猶
藏子孫保之爲今甘棠四世而後文正挺生少長北地
即家穎昌學問淵海聞望珪璋條奏十事嘉謀孔彰昭
陵注倚國之棟梁四子顯貴悉稱元良監簿忠宣恭獻

侍郎封胡羯末華萼相光父子勲業巍巍煌煌具載信
史代曰無雙化窮數盡玉藏洛陽佳城鬱鬱拱木蒼蒼
炎運中微紐解皇綱地維云絕南北異疆市無寧居後
昆傍徨離湯沐之故邑不復做止於梓桑別祖父之先
塋不克時奉於丞嘗狐兔得以出沒荆榛從而蕪荒多
歷年所幾易星霜丘壠寥闐風悲白楊瞻望弗及念切
羹墻坤軸旋轉咸歸職方車同軌轍衢出康莊展敬松
楸匍匐踉蹌恭拜墓下我心則降目想英靈如侍其旁
有肴在俎有酒在觴幽真感格歆子馨香福我後人地久
天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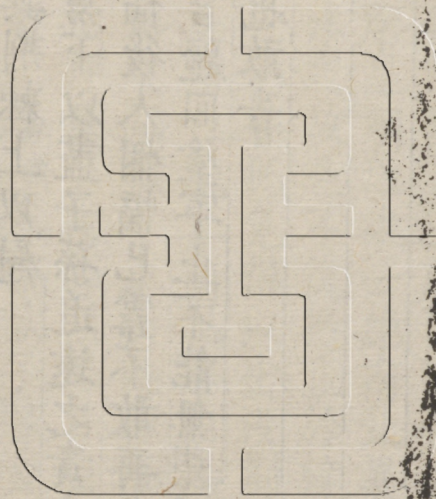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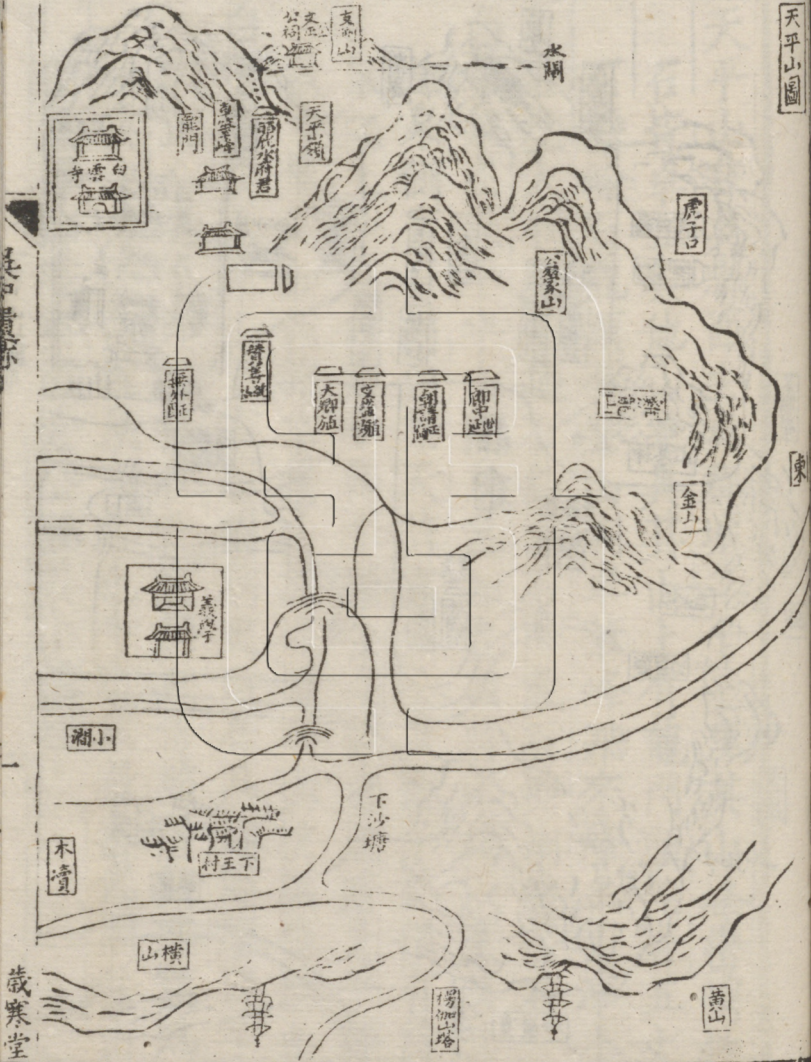
歸拜辭墓文

某等自高祖曾祖祖父不獲拜省

始祖祖禰墓域者又四世矣抱恨終天齋志而歿勢使
然也時使然也柰之何哉今則天道好還地軸旋轉南
北坦塗離而復合機會之來間不容髮某等匍匐至此
恭拜墓下剪其荆棘上以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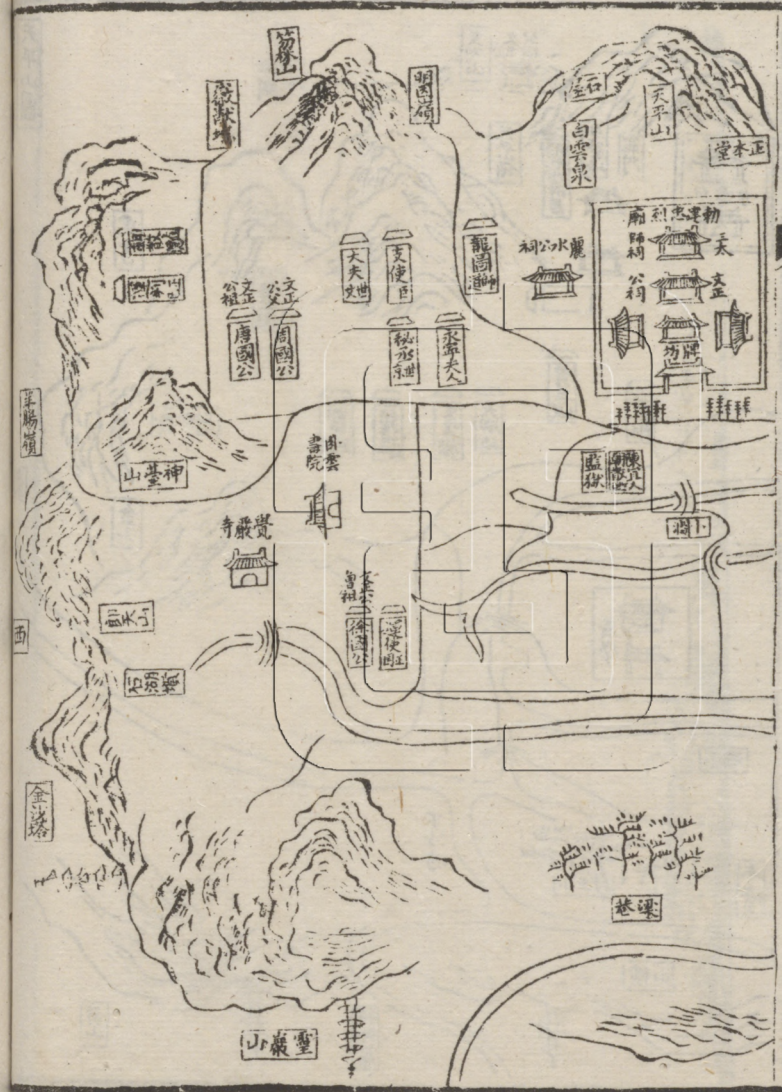
祖宗屬望之霧下以盡子孫追遠之責先憂後樂不墜
成訓至若徼福後人悃悞已露不敢再犯瀆告之戒祀
事告畢言還言歸回塗寧止不能無望吾
祖宗之默相也敢告

天平山圖



遺品

六



天平山在吳縣西去吳郡城二十七里其山峰巒峭拔石皆卓立與他山絕異其山上有龍門頭陀岩五丈石蟾蜍石龍頭石穿山洞卓筆峰飛來峰半山亭小石屋大石屋烏龜石釣魚石卧龍石照湖鏡等石白雲泉在天平半山間泉色如乳四時不竭以烹茗甚佳泉側有石刻白樂天詩文正公及蘇子美俱有詩泉之上今為白雲亭喬木環合高據重崖俯見平野數十里間如指諸掌橫山諸峰羅列面拱誠佳致也白雲寺在天平山下右石刻刺史白居易詩慶曆四年文正公奏本家松楸在此實籍此寺照管請賜額為白雲寺蓋以白雲泉而名也寺有無量壽佛閣住山僧遠禪師嘗與忠宣公登其上講經

軌道丁亥汎舟遊山錄

周益公

五月丁亥早范至能顏休文相別於閶門外唐致遠聯舟遶城望姑蘇館而過八里至橫塘又數里至黃山又數里過木瀆遂至靈岩院至能走价送薰香松黃新茶其簡云來日登天平頂攀援至遠公亭及諸石屏處白雲泉泉在水品其色疑白蓋乳泉也張又新以虎丘石井松江在第三第六而下此泉未知如何試一別之向壽老欲作亭泉上及別築遠公亭寺右上山路傍有石龜極形似向亦有名近無知者忠烈廟具有文正已下畫像挂壁謁之丙辰早升小車過天平下嶺甚峻約數里至白雲寺圍經云唐寶曆二年置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本遠錄公道場今爲范文正公功德院文正父祖塋

山下寺有白樂天蘇子美王君玉蔣希魯詩刻欲同致遠登山而脚力頓疲難之然思至能簡中語恐遺恨它年遂奮衣右轉而上酌白雲泉甚白而甘躡石磴至卓華峰峰高數丈截然立雙石之上附著甚軀軀疑其將墜餘如屏如壘或插或倚備極竒恠行十六七石愈衆而力愈憊迺循左徑訪石屋三面壁立覆以二大石少休其中下至小石屋一石覆之又下至飛來峰高二丈上銳下侈微附磐石前臨崖谷茲其異也又東下遠公菴一名望湖臺正直寺後又下至五丈石亦閣石上次至頭陀岩有蓋斜蔽之次至龜石脊勢隱起名不虛得此山大抵皆石也塊形詭狀可喜可愕今日適疲倦又當暑不能窮其顛然郡人能至予之所至者寡矣况游

客乎歸寺欲拜文正及四子畫像坐待魚鑰移時乃至
明日蓋文正忌辰也

跋龍門二大字

天平之龍門卓犖殆似造物者特爲范文正公而設淞
西提刑盱江包恢請史校勘桐江楊德藻作

游天平山記

中吳之西山天平山爲之長實爲吳鎮原隰環之江河
絡之其上多怪石如澌冰如瑠木或立或僵或如介夫
或如奔馬不可名狀其木多松檜有泉出焉曰白雲之
泉瀉於蒼崖激於巨石注於絕澗其聲如鳴玉其味甘
冽是山也范魏公之祠在焉其祀用中牟魏公吳人有
施於鄉黨德義至厚旣死而不歿故鉅公名卿高人韻

士經由是邦莫不肅拜祠下顧瞻遺像而仰其休風夫
玉蘊石而山輝珠藏淵而川媚况德義所加丘陵林麓
有不增其高而發其耀者乎故茲山之勝抑其亦以其
人也至元再元之歲冬十有二月江浙行省叅政字木
魯公徵拜翰林侍講學士於是郡守濟南張公亦拜吏
部尚書趨朝有日適相遇也班荆語舊偕遊是山謁魏
公之像臨白雲之泉翰林各賦詩七言四韵九思等屬
而和之新除教授紹興路儒學范文英靜翁魏公八世
孫也主奉祠事奉觴爲壽而請曰翰林擅詞宗於當代
尚書被遺愛於中吳雅道允叶嘉會難逢不載以文何
以示後請爲之記將刻諸祠翰林以命九思固辭不獲
因道先生遺德山林勝槩而附以茲游之歲月焉翰林

名狝字子翬尚書名某字淵仲同遊者平江路揔管府判官楊時舉思明推官王大有廷秀經歷王諫仲正知事伯都彥實儒學教授蔣伯昇進之玄明通道虛一先生趙嗣祺住持白雲寺沙門淨標爲文者奎章閣學士院叅書文林郎柯九思

義學去天平山一里餘外有孔子廟內有文正公祠左右設敬身知本兩齋中爲清白堂詳見陵陽牟先生義學記

太師墳文正公祖父唐國公周國公所墓在天平山下其穴主天平正峯以秦臺山爲外門以橫山爲遠按環抱拱挹形勢甚竒按王氏語錄徐忠翊嘗遇一好山水心期爲公相之地意謂我方以術求售於時

待其克應於幾十年之後孰若待應於不數年之間則人信向我方身享其利故必擇人與之不肯輕昇且如公相之材非里巷所有必於輦轂之下四方賢英畢集之地求之寓京師七年始遇范文正公以品官詣禮部徐識大貴也欣然以地圖授之范謝徐以相見之晚適先柩已塋四年矣慕徐名術發圖視之則形勢向背全類其所塋之地其名又合范遣份約徐同往觀之其穴法之高下向背皆與術契惟寤堂太深猶是俗術規爲即斲曰公相當自此生已生者去公相一聞耳歸而與范曰足下優游致身於叅樞之地歟然范嘗吟中秋月詩曰已知千里共猶訝一分虧事皆默契後范子果拜相即堯夫也

秦臺山在天平山之右大石嶼峯上刻秦臺二字俗傳
秦始皇游會稽嘗到此

太師墳公曾祖徐國公所葬在太平山之南正與靈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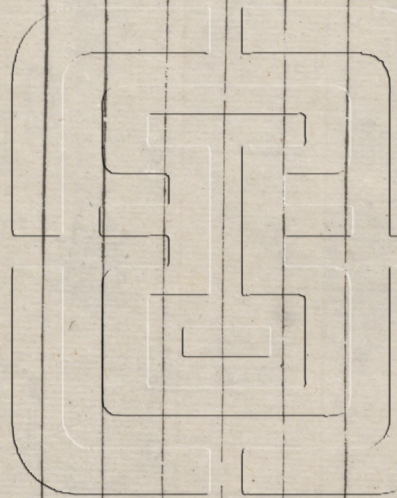
山相對

無外居士墳在白雲寺前居士亦文正諸孫即作元夕
寶鼎現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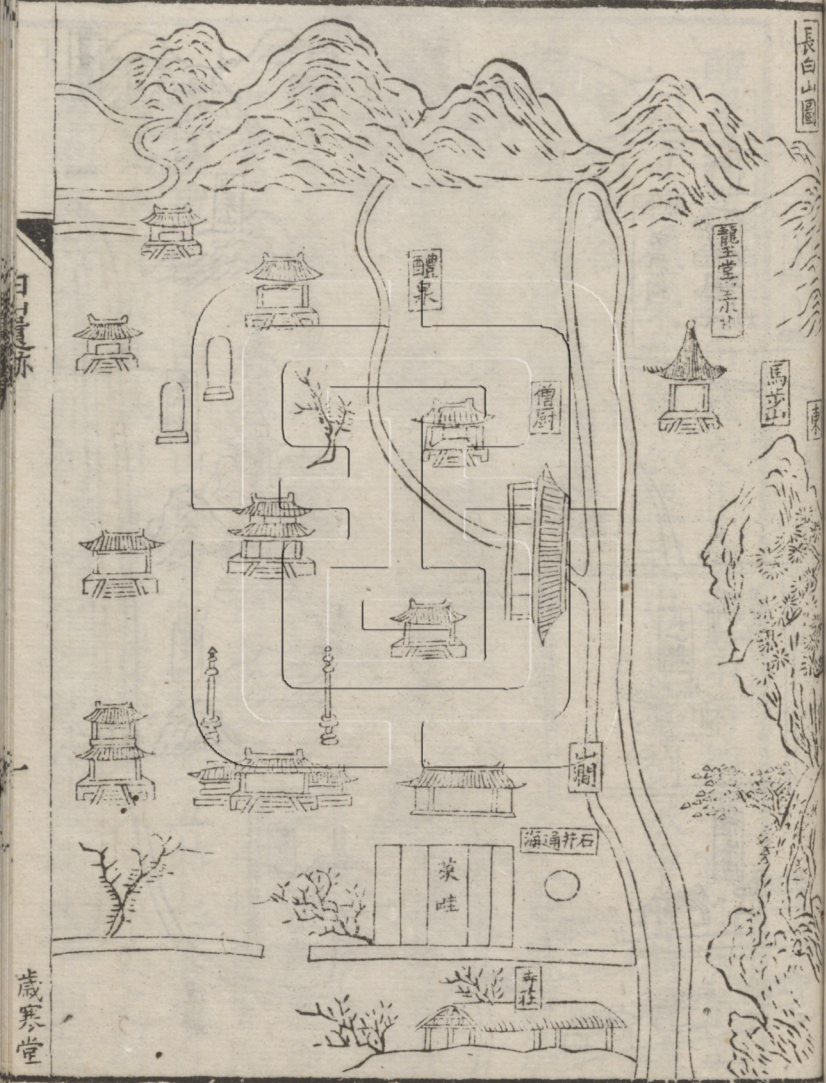
范文穆公石湖先生墓在太平山之西南有覺巖寺為
奉祠之所文穆公居石湖而葬於此意欲自附於天
平之范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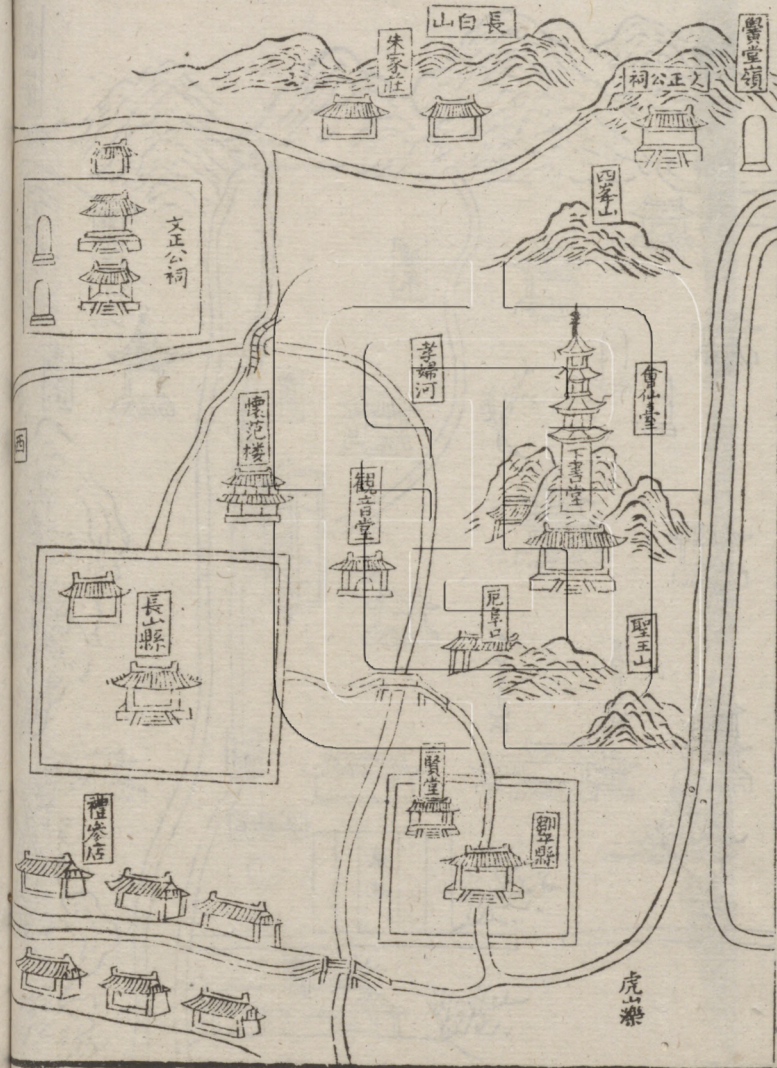
吳縣忠烈廟在白雲寺之右宋南渡慶州隔絕置忠烈
廟於此至今每歲郡官致祭凡名公鉅卿之來吳者
多詣天平謁拜廟下

卧雲書院在太平南三里有恠松屈盤於地偃蹇數畝
極為竒古俗名眠松旁有石刻盤松二大字篆文字
畫甚古上有卧雲書院范氏建内有文正公及狄武
襄公遺像



長白山圖





白道跡

醴泉寺在長白山麓文正公未第時讀書此山大德癸卯寺僧德榮始塑公像寺中中菴劉敏中有詩遺德榮刻諸石

懷范樓在城東南南望羣山如畫至元癸巳春縣尹濟南安承務重建刻其詩及移名人詩石於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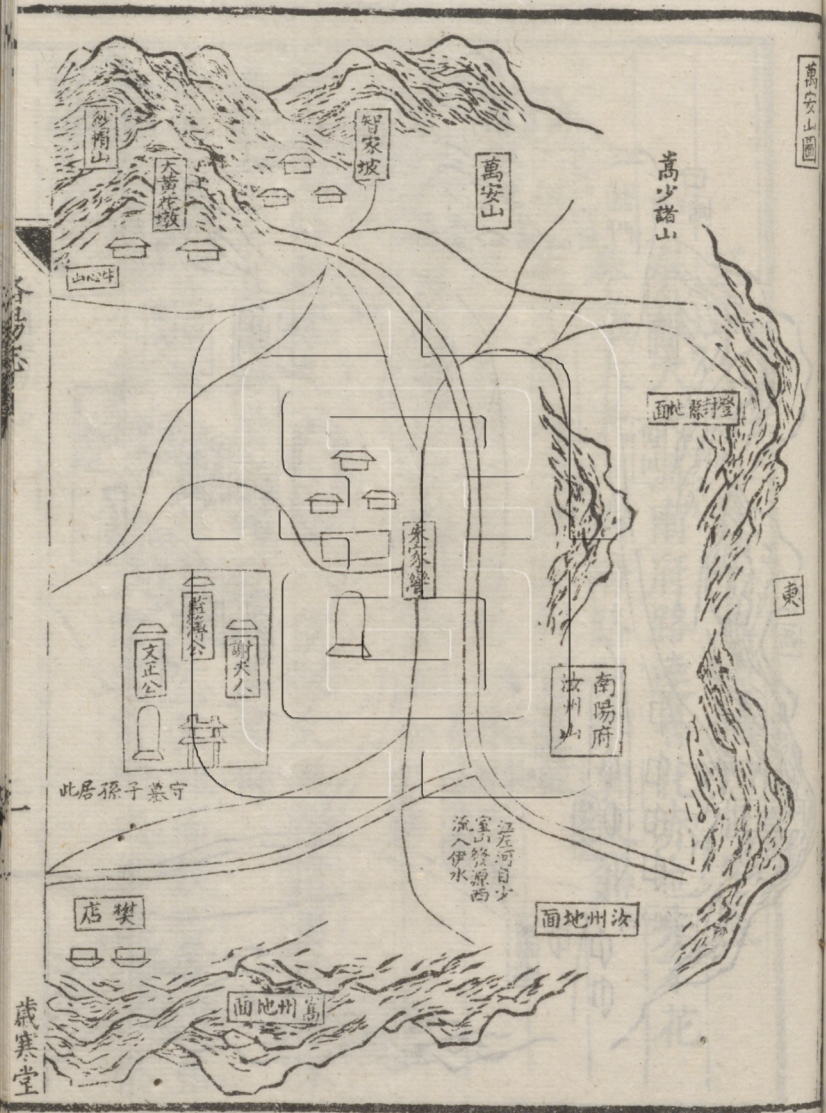
覺堂嶺在會仙山之南以公嘗讀書於其上故名其有上書堂

下書堂在覺堂嶺南十里許按劉仲元記云傍鄒邑山也覺堂處其東長白時其南聖王諸山連峰委會於其西聖王之南有山曰會仙其峰壁立特起蒼翠可愛其中有堂故基曰書堂世傳以爲文正范公之別墅也又按魯昌祖創修祠堂記覺堂嶺徑北十里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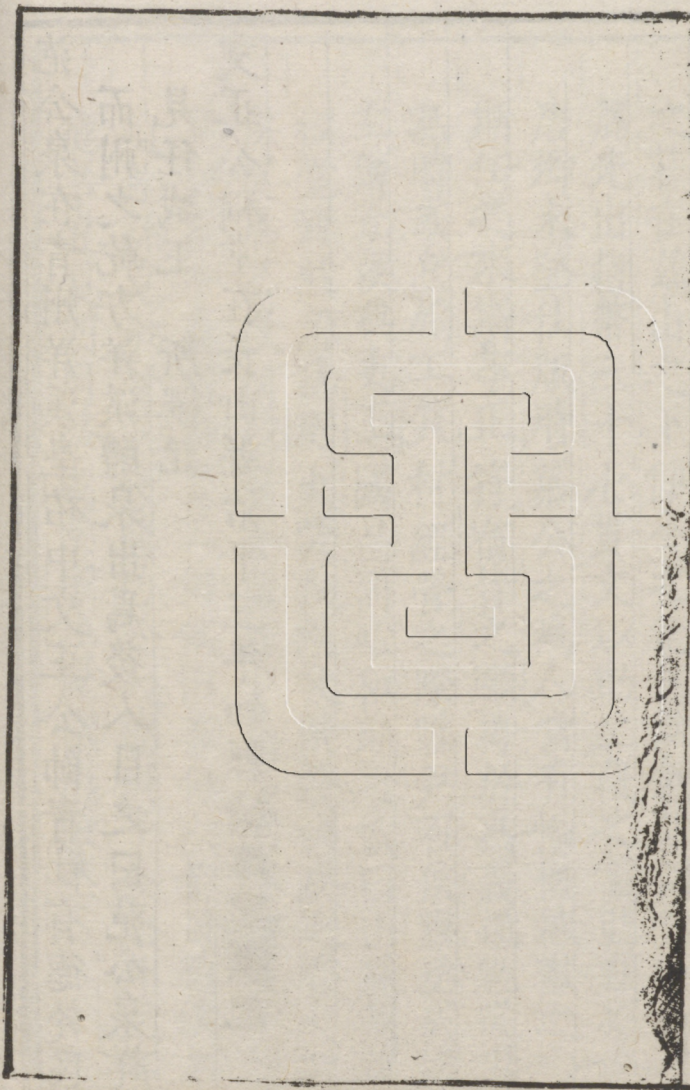
會仙峰之巖公之下書堂遺龕在焉工部侍郎賈侯之莊在茲山之下仰公之德意欲創起祠堂於山之麓先出楮幣三十七貫文以助工役之需監縣房侯唐卿未登仕版時纂公之為人常有慷慨感歎之心斯任之來斯事正符宿昔之願勇於為義黽勉從事無時或怠鳩工貿材經營之際縣尹石侯縣丞成侯主簿丘侯典史王國昌同心和助之或曰山麓荒蕪祠堂雖就恐為野火焚毀樵牧戲踐祠成乏香火之供反為不敬何以勸善蓋若少北二里許醴泉寺之巽隅高平爽塏興蓋若何侯曰善仍以都目趙鑑弟趙銓孫克敬督其役興功於大德庚子秋七月至大德辛丑夏四月落成堂宇壯麗儀形儼然

范公泉在青州洋溪皇祐中文正公帥青社有德於民而州之乾方洋溪醴泉出焉後人目之曰范公泉詳見任城王所撰記

文正公祠堂在長山縣治平三年知縣韓澤建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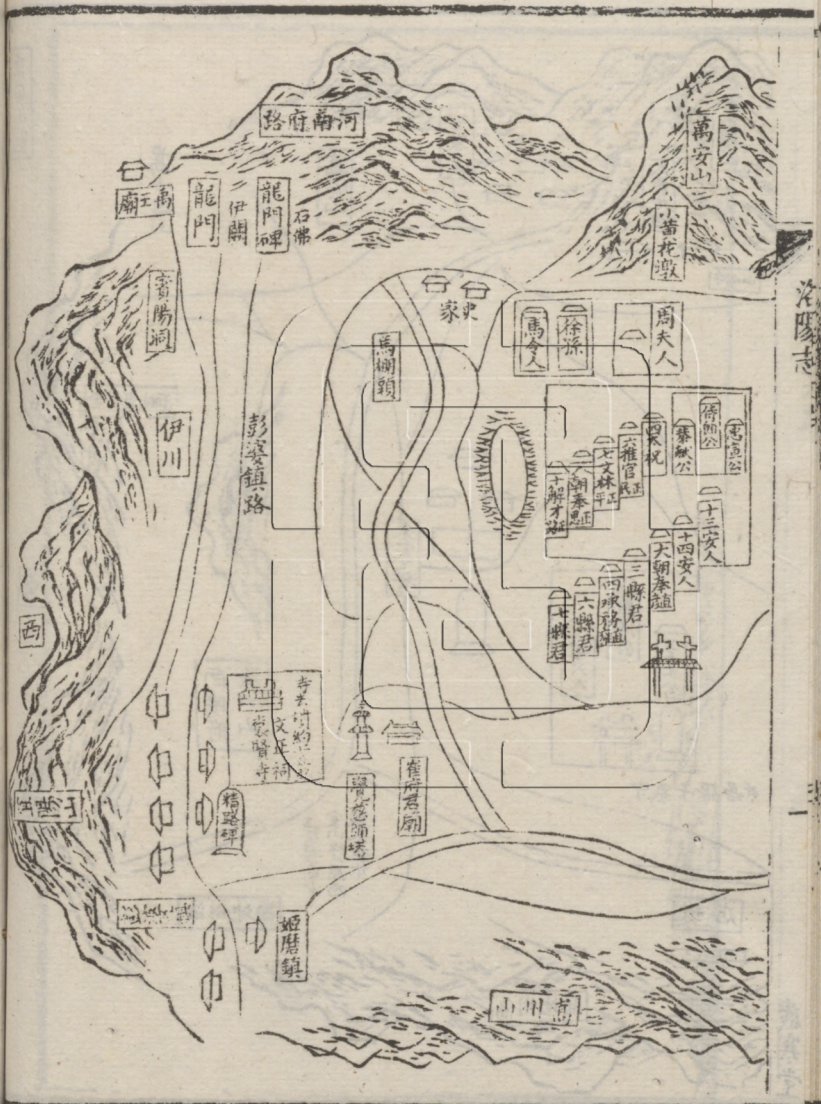


歲寒堂



萬安山圖

三



至正七年八月辛未朔越四日甲辰
 奉議大夫河南府路達魯花赤也先不花
 奉議大夫河南府路同知郭文鼎
 承直郎河南府路判官董鉉
 將仕佐郎河南府路知事劉臣源
 河南府路照磨胡欽祖

茲以

故宋太師魏國文正范公八世孫文英謹遣男廷方不
 遠數千里省墓洛陽且復侵地某等仰
 公德澤之深遠感公裔孫之不忘其祖而媿吾有司弗
 克戒約咄隸之無知者因以潔牲清酌之奠為文以祭
 曰惟

公學貫天人材兼文武濟貧活族德澤過於晏嬰出將入相勲業擬於伊呂惟

昭代之尚賢嘉不姑而不吐爰肇崇於祀典實名教之有補何阡隸之無知即丘墳而敢侮壤樹暴於斧斤域兆鞠為禾黍犯彞憲而不郵徒昏頑之是怙屬裔孫之來斯增有司之媿負認異代之松楸復侵犯於強禦戒樵牧於晨昏謹封藏於終古倘彼阡之不悔其斯言之是睹致薄莫以陳詞覺汗下之如雨尚饗

祭丞相忠宣公

維

公世濟忠直名昭日星眷茲洛土有崇其塋彼阡蚩蚩恣為盜賊既伐松楸又滋稼穡神雖未殛法實難容裔

孫廢止爰復故封凡百丘壠莫之敢廢引公父子有功於世戒飭禁約責在有司繼今以往孰敢弗祗崇酒於觴登肴於俎神其監之永安終古

范氏復祖塋記

天台陳基撰

奉訓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

幹勒海壽書

中奉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丁

元篆額

故宋太師魏國范文正公以上三世墳墓在吳縣之天平山至公之薨始葬洛陽萬安山毋夫人謝氏之兆其子監簿忠宣恭獻侍郎以下三世皆祔焉中更靖康之

亂子孫之在吳者弗獲以時展墓唯顧瞻山河北嚮流涕而已我

世祖皇帝混一四海

列聖相承誕敷文德而尤惓惓焉致意於吉卒忠臣烈士有功於名教者故公克與天下之名山大川前代之聖帝明王並登祀典每歲仲丁有司祇奉中軍致祭惟謹可謂盛矣然亦不過即天平之白雲以寓其高山仰止之意而萬安之原至大中八世孫國俊僅一重其處同知徐君景孺為復侵地亦存什一於千百自是又三十九年為至正七年國俊從弟將仕佐郎文英謂其子崑山州教授廷方曰嗚呼自陵谷變遷以來故家喬木零落殆盡吾子孫幸生

聖明以孝治天下之時憑藉餘澤食有義田居有義宅教有義塾凡養生送死可以無憾而祖宗二三百之丘壠所恃以為藏者鞠為芻牧之區徐君所封亦已侵削尚安在其為子孫哉洛陽土風號為近古豪民無知可以德化不可以力勝吾聞御史韓勒君允常居里第日以吾先文正公濟貧活族之仁自勉而僉事李君公平分應於洛又嘗執筆而為公之傳者誠以狀白之必有以矜吾之志也廷方即日具資糧雇屨不遠數千里致其父之命於是李君首出俸金為之倡韓勒君率鄉黨與同知郭君文鼎判官董君鉉奉牲幣為文以祭於墓下所謂豪民之無知者觀感而化卒復徐君所封之舊而其地以畝計者若干焉既繚以周垣益之封壤又

築室六楹俾其甥趙氏廬其上甫竣事以基嘗與觀遵
豆玉帛之盛使書之於石竊惟文正公以間生之氣王
佐之才致位將相為宋宗臣百世之下誦其詩讀其書
者可以立忠信而尊君父興王道而致太平故其少而
肄業長而從政所至之地遺愛不忘率繪像以為祠刻
銘以頌德顧是窀是穸在其父子平生宦居衣冠禮樂
之鄉而使斧斤耒耜日相尋於其中豈

國家尸而祝之以待先賢之意乎繼自今茲為子孫者
如文英之不忘其本處里閭者如幹勒君之推尚古道
居風紀者如李君之知所勸相為有司者如郭君董君
之克恭所事則萬安之松楸將人人為之封殖益久而
不廢尚何斧斤耒耜之患乎哉公父子世濟忠直太史

有傳神道有碑家乘有載茲不敢以瀆書書其復坐歲
月以為方來告云是歲丁亥十月丙子謹記嘉議大夫
河南府路總管兼本路諸軍與魯總管管內勸農事知
河防事張明遠奉議大夫同知河南府路總管府事郭
文彛承直郎河南府路總管府判官董鉉將仕佐郎河
南府路總管府知事劉巨源河南府路總管府照磨胡
欽祖昭勇大將軍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
察罕帖穆爾昭毅大將軍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府
副都萬戶失里伯吉從仕郎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
府經歷元訥罕知事郭仲禮提控按牘趙璋儒學教授
丁士恒學錄蔡世責等立石

蓮花堡在鎮戎軍西南與德勝堡相連又定川砦諸葛
亮城皆在鎮戎界嘗有蕃賊至此公遣張建侯往救
應

長武寨在涇州西賊寇邊公與都監張肇部領軍馬離
邠州取長武路往涇州策應後又聞賊分軍回奔保
安軍上面公又差巡檢宋良蕃部巡檢趙明部領蕃
漢軍馬往長武把隘

萬安鎮去保軍八十里初延州有一將軍馬在保安軍
駐劄費用糧草供應不辦公乞將保安軍所駐軍馬
抽退於萬安鎮就食糧草却將萬安鎮一將軍馬抽
退延州亦只八十里

馬鋪寨通近後橋白豹寨每有賊馬出來公脩此砦時

兵馬不多只是據河西山坡特重下砦不與追逐其
砦城十日內泥築并泥飾了當

木波寨在環州正當賊來大川路惟賴諸寨蕃部熟戶
同共防托公恐熟戶二心未可倚仗遂保舉种世衡
知環州以牢籠蕃部

定邊砦在環州公嘗令劉貽孫至此相度蘆泉一帶
立寨接連鎮戎軍去處

明珠滅威二族在環州之西鎮戎之東二族之北有葫
蘆泉公併兵於其地修起城砦招撫二族

華池鳳川平戎三寨皆在慶州東平戎去延州德靜砦
七十里華池去德靜一百一十里鳳川去德靜一百
二十里公指揮慶州并諸寨並權住入中白米却告

示客旅並令於東路延州接界平戎鎮添價入中白
米

慶州路有美泥虐泥大拔城等處小砦公只差兵士百
十人防托如賊馬大段入寇便令歸側近大城寨內
一處防守所費不致在陷軍民人心稍安

薄家莊在崑嵐軍火山軍之間公以火山軍城中無水
兼地窄狹難守奏乞於中路薄家莊擇地共脩城砦
東關城在崑嵐軍水砦外公以崑嵐城小將東關城築
作大城檢計到土工五十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五工
神堂堡銀城寨在麟南五十里公令經略司相度興脩
令人戶耕種住坐續脩神樹寨并堡子府州於鞋斜
谷端正平等要害處置大寨兩坐又置堡子三坐

一里堡
一
筆築城在秦州田况嘗請脩築公奏乞依田况所奏早賜指揮

佛空平明珠等族所居公嘗令蔣偕燒蕩其地族帳
金明城在延州公奏議近重脩金明城且托得北面又
東北廢却平南安長寧白草等寨後東西四百里
更無藩籬可以禦寇候金明城了方脩寬州以禦東
北

鳳川寨在慶州東城被山坡直下臨注或有西賊圍閉
矢石入城禦捍不下公牒李丕諫宋良同往鳳川相
度得本寨東烽火臺山上四面牢固及山脚下有好
水泉可以置砦令弓箭手兵士等寅夜與工山上只
築女牆四面削崖近下低處築城圍入水泉續又牒

本州通判范祥相度令新脩砦城分擘街巷修蓋軍
營倉房草場厩署及城上皆安置敵樓

唐龍鎮與契丹對岸在府州之北豐州之東其東南火
山軍對岸公奏乞招誘唐龍鎮七族人口

故寬州在延州東北三程公言昨廢却承平塞門等砦
惟此一處寂為控扼蕃賊牒監脩官相度一併下手
脩築後又奏乞以寬州城為青澗城

鄜城縣在鄜州南至同州河中府各四程北至鄜州兩
程至延州五程公乞朝廷建鄜城縣為軍以康定為
名管鄜城縣并於同州割一縣為之屬建倉教營房
所有同華河府苗稅於此送納後公又令知鄜州李
丕諫相度丕諫差劉靛禮將帶匠人往鄜脩展城牆

高一丈底濶四尺五寸面收一尺五寸蓋馬棚瓦舍三百間繫得馬二百疋安下得兵士四千五百人兼脩露圈二十八箇計度到二萬九百九十五工

延州城在寬州東南四十里公嘗請於朝乞以延川縣

為延川城云彼中人烟不少更有并泉勝於寬州城

肅遠馬嶺定邊永和安塞等砦在環州界初諸寨城墻

低下壕塹淺狹公牒環州那廂兵軍士及和崔人夫

脩築

細腰城公令蔣偕等所築公又勸會本城至環州定邊

砦三十七里西至鎮戎軍乾興寨六十里南至原州

柳原鎮七十里量其地界遠近所脩城寨地土并側

近蕃部元屬環州兼本是環慶路擘畫脩建兼細腰

城東北板井川是西賊來路在細腰城定邊寨之間

係屬環州地分緩急若有奔衝即須定邊砦與細腰

城互相救援就環州節制甚順奏乞朝廷撥屬環州

萬安寨在延州西北往保軍路中路舊無城砦公差周

美郭慶揚麟部領延州膚施兩縣人戶并廂軍脩築

計度到六萬一千六百五十七工并脩築敵樓戰棚

豐林縣地在延州東二十五里就崖為城青化鎮在延

州東六十里公差陳永圖部領臨真豐林兩縣人戶

脩築計二萬六千五百五十二工

甘泉縣城在延州南八十里公差任世京部坊州丹州

人夫脩築計六萬五千三百四十五工

承平砦在延州東北二百里在青澗城西八十里把截

得承乎川大路寨北大里河約六十里自來蕃族在大里河北居住公嘗請復脩此砦以遏蕃賊不使過河云初脩之時則部署司那兵馬大爲之備畢工之後只銷得二十人駐劄

南安寨在延州東北二百七十里在青澗城正北七十里北至綏州四十里去無定河二十里公嘗欲脩之以其去水泉稍遠朱吉种世衡欲於青澗城北四十里商館鋪南安寨中路創脩一山寨

栲栳砦在延州北八十里嘗爲賊所破公相度舊砦南五里地名龍平口興置一寨把截安遠塞門龍口川賊馬來路

胡家川寨在延州初胡繼諤乞脩鷓子城公差殿直楊

麟興工麟州申稱計七萬四千工恐難了當公遂差推官何涉與胡繼諤相度於胡家川莊北面書按山上脩築一砦計三萬三千餘工下面川口是德靖砦保安軍來路地勢委是要害只差本族熟戶人工官給口食并差廂軍三百人往彼助工

三關城在延州公牒招討那撥諸州差到兵士五千人興脩

義蓮鋪在延州康定二年四月公差使臣趕殺西賊抵此奪得人馬駱駝牛騾

牢山驛新店驛在麟州至延州一百六十里間嘗因朝臣上言減廢公嘗與明鑄至此軍馬疲乏無支請草料去處公言鄜延路最是屯兵去處自有軍馬及使

命過往遂牒延州脩補二驛每有過往使命軍馬或
遇晴明直到中路甘泉縣即支給一日口糧等物若
遇雨雪及山河水漲即於新店牢山止宿
葫蘆泉在環州定邊若與鎮戎軍乳與寨相望八十之
間為義渠朝那二郡之阻其南有明珠滅威之族公
嘗言能進兵據葫蘆泉為城壘北斷賊路則二族自
安宜無異志後竟於此地築城招服明珠滅威二族
永洛城在朝那之西秦庭之東公嘗奏言策應軍馬由
儀隴二州十程始到如能進脩永洛城斷西賊入秦
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諸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
威者也

